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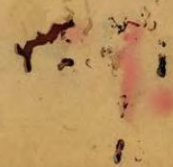


如	劉	盡	意	政	自	嗟	為
吾	中	廢	尤	教	作	乎	長
家	壘	而	深	甚	者	國	媳
長	之	女	焉	大	居	風	貞
媳	所	子	自	聖	十	二	女
饒	傳	節	古	人	八	南	剗
貞	曹	孝	貴	所	九	之	臂
女	大	難	之	由	以	詩	療
亦	家	能	以	冠	是	二	姑
其	之	之	逮	之	知	十	徵
人	所	行	於	經	女	五	求
焉	誠	處	今	視	而	篇	詩
貞	耳	常	極	易	有	為	文
女	目	處	至	之	士	女	啓
為	所	變	世	以	行	子	代
湖	及	可	衰	坤	者	而	
北	時	法	道	配	關	作	
鄂	有	可	微	乾	於	及	
城	見	師	禮	為	人	女	
縣	聞	如	法	首	論	子	

飲

子

飲



前太史竹孫先生叔光之第四女致堅長子湖北方
言學堂畢業沈儀經之未婚妻也民國三年儀經充
營口交涉員英文繙譯維時德法兵衅中立事禁夙
夜辛勤積勞歿於山海關署年甫廿齡饒女聞即不
食誓以身殉伯叔姊妹多方勸解其志不回父母
許以不再字期以年過三十往沈氏侍舅姑始強起
食焉已絕粒經旬矣民國九年余由錢塘量移金華
內人陶氏患肺頗劇又痛儀經暨次子儀緯相繼殞

悲動摧傷疾日以加及篤思見饒女一面不得已商
之饒公女則慷慨請行遂由父若母親送以來姑婦
嗚咽不能成聲自是湯藥牀榻百事必躬視無鈔聽
無聲雖內人過其望焉比疾日重女慮不起夜深人
靜虔禱於神剪臂肉多至五片煎湯以進內人飲湯
心為之動傾其餘瀝救婢視為何物婢隱而不敢直
陳命不能延神不能主至四月二十九竟卒女哭泣
之哀人不忍聞夷考剖肝割股之事奇行也施之父

母施之夫婿間有之而其難施於姑嫜則罕聞矣況
為守節入門侍奉未及兩月之病姑乎為人所不能
為如此即所謂女而有士行如傳記中羅列之古賢
媛亦未易多得矣意者江漢間材二南餘徽猶未盡
泯也耶辛亥余任度支部湖南銀行總辦眷黨鄧垣
八月武昌事起儀經甫十七倉皇負母踰城而出并
挈弟妹間關歸里鄉人皆稱其孝未冠如此或可有
成獨不獲與其婦締一日歡天道之不可知豈獨貞

女之不幸乎太史為南皮張文襄弟子張管學時調
充郎中倚如在右手國變後隱居授徒杜門不出有
是父宜其有是女也女之節孝不可不傳永嘉朱若
曉崖為繪一圖海內

方家倘蒙

錫以不朽之言即綽楔不足榮彤管不足擬矣曷勝
禱跂

黃岡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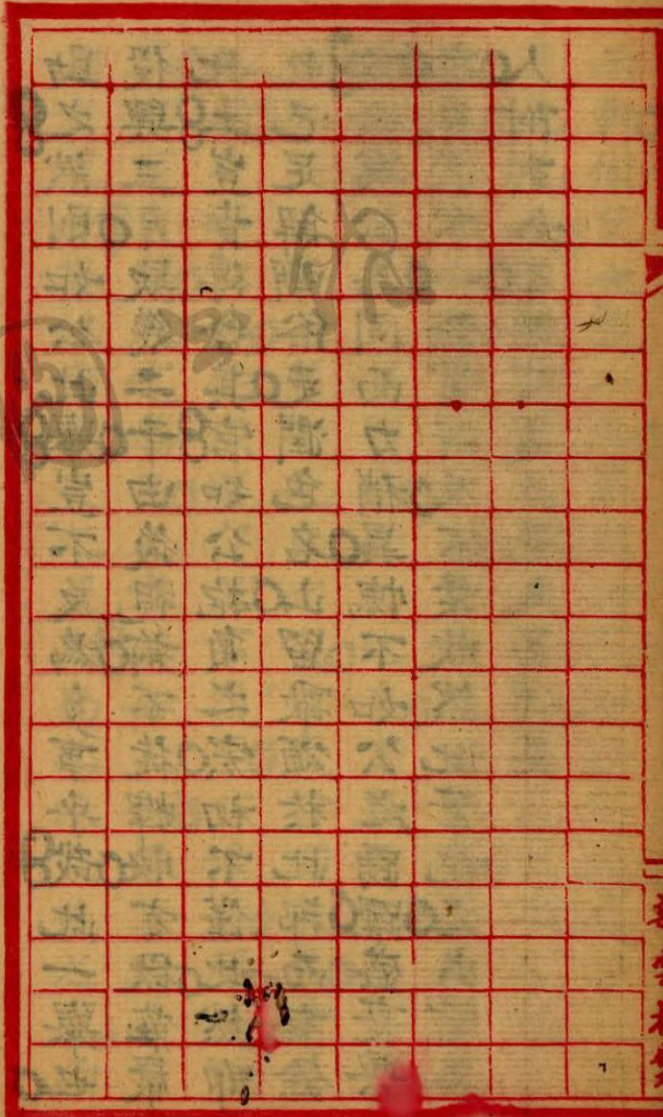
謹啓

兩軒繼及大觀一亭亭據峰巔登降崩崖慮行人沿
崖之危也屈曲護以石欄功甫完而風災作石欄幸
無恙亭與右軒則毀於颶僉謂未能再舉而公綢繆
拮据不兩月已還舊觀計公之來甫數月耳而所造
已如此上年七月十九日之灾百歲翁所未見時至
今日天變不測安保風灾之不復至所恃者風雨雖
暴廣廈自開人定勝天天亦其如人何吾甚痛乎有
國有家者無以禦在天之風雨而又以人為之風雨

助之然則如公此舉豈不反為多事乎哉此一舉也
役興三月款幾二千由後視前不徒輝映方欲莊嚴
此土豈肯傳舍其官知公抱負之宏初不僅此然即
此已足解嘲俗吏潤色名山留歌頌於此邦而有餘
矣余與公志同而力稍異愧不如公之踴躍盛衰興
廢見聞不一燕賞所及不禁欣然泚筆記之出質各
人附列如左癸亥夏五邑人呂渭英

重修且園記

昔唐太宗魏鄭公之論治也曰創業難守成亦不易
 不信然哉不信然哉事無巨細必有廢興必有成敗
 其成而興敗而廢雖天之所命而亦安能不於人以
 創守言屬於人者十且七八考之往事固有歷歷不
 爽者在夫一廨舍一園林之興廢成敗於事可謂至
 微然有關於天人其理則同在甌言甌如最有名之
 谷氏春暉園曾氏依綠園及怡園曾幾何時怡園僅



存髮鬢春暉依綠之基址且不能知百十年來未聞
有水火刀兵天造之厄果後人之能克守奚至於斯
由人而不盡由天非明證歟舊溫處道署東偏之有
且園其歷史在依綠春暉之先肇自清之康熙迄於
宣統二百餘載尚爾無恙豈不以官衙所在人力易
拖也乎然迭次葺修遠徵邑乘近據壁記未有不關
於人謀者辛亥國變以來道署改為軍壘或駐舊勇
或屯新兵約束雖嚴而踐踏荒蕪在所不免師之所

處荆棘生焉老子已言之矣及余蒞此則氣象益非
剗綠吟廳幾將繫馬軍隊原為地方保障然能保障
者亦能摧殘耳目見聞殆難為諱故余於師旅所至
無不以擾動一草一木一雞一犬為厲誠而士卒幸
皆勉從甌駱古名邦也勝蹟不容就湮名園亟須規
復爰出薄俸以資矧庇有以仔肩艱於獨任宜
於募助言者意雖殷不願為人累閱時數月差還舊
觀榛蕪剔鉏花石森列屋宇爽塏池塘澄鮮出意新

仔

造馬路一條則為舊所未有入此園也謂之俱樂部
 也可謂之議事室也向有神祠移之署西以兵代
 工以役補操余身櫛沐其間者亦兩三月或謂此舉
 非但守成實同創業或又謂非守非創亦守亦創蓋
 中興也固不敢當然庶幾為軍隊能摧殘而不能保
 障者少告無罪且一洗俗誘官不修衙之陋雖然鄙
 人所願豈止此哉僅止於此實由力不從心開拓規
 模推及凡事號同志者奚患無人工既完享我戎士

寮友乃援筆而誌其概

呂文起七秩正壽徵言啓
 居官為召杜居鄉為荀陳求之當今如吾願呂文起
 先生者殆其人乎不獨一鄉一邑之魯殿靈光抑亦
 海內之人瑞也歲甲子先生七十族戚交遊及與有
 一日之雅者無不願躋南山瞻南極而先生謙謙盛
 德不謂然也請其由則曰時局如斯吾儕于此無絲
 毫補無聞沒世何以壽為同人曰壽者壽也天之所
 以醜先生者耄耋期頤固操左券而歲逢杖國於古

已稀必壽為不足稱則魯侯宴喜見於詩雅不已贊乎況先生所以致壽所可致頌事非一端已也先生仍不謂然請之再三乃瞿然曰諸君之意殷矣厚矣能如吾意之所存乎為壽之術多矣要以能使無聞者藉以不泯為第一義延年本於美意為富在乎多文若得海內名流憲以詩詞聯額則百朋之錫不見其多一字之褒不嫌其少有合於昔人乞言贈言之雅得償所願敢不拜嘉至於筐篚羔雁之貽則小人

硜硜謝不敏焉同人於是合詞而請曰先生之說既聞命矣尚有一言更為先生進者借仁壽字為功德林可乎善舉之急莫急於今先生平日於此汲汲有已辦者有待辦而尚未辦者何如明白宣言凡願為先生壽者釀金為貲裒其所入盡給所需必使用途予人共見仗眾擊之力為公益之圖名為應酬實則利濟一切功德施者受者分而享之不至徒填東海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有不踴躍爭先者乎先生於是

欣然起日此非鄙人所見及也誠如是雖醜顏稱壽
累請知交減一餐之費甯復固辭同人之議既行敬
以所往復之詞為願為先生稱壽者告先生少異
事親孝兄弟友于門以內怡怡如也家居時即負經
世之志嗣以名孝廉之官閩中宰惠安調閩縣擢福
防同知晉福州首府所治皆至煩劇先生則如老子
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錯節盤根迎刃而解膺上考
奉嘉獎朝廷知其治狀士民戴為神君且手握郡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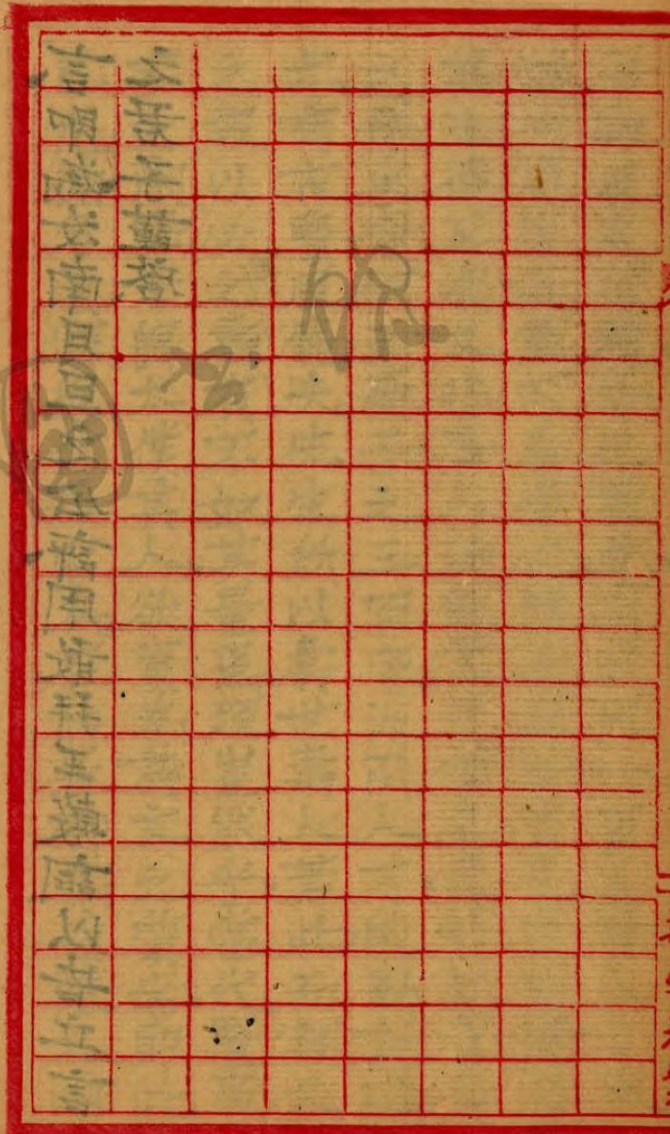
符無不兼權務兼洋務高掌遠躡才兼數人在官十
餘年先後督撫大吏爭先引重晉秩監司開府封圻
指顧間事乃遭國變避跡名場雖偶應本省及粵東
當軸招延為總銀行事理財得人行政有賴兵民安
堵所關于地方安危甚大而非其所樂嶽雲歸岫不
能強留其在鄉也愷悌慈祥尤以排解難紛使人
怙然悅服而後已凡有鵲蚌蠻觸之交鬬函矢矛盾
之相尋得其片言立歸於好消福無形造福無量使

吾歐風成禮讓俗化敦龐有非可一事述者人之感
誦而先生欲然不自居也然此尚皆習見習聞者若
其陰德耳鳴又非吾人所能盡悉者矣篤於故舊待
之舉火者何止晏子之三百家汲引人才殷勤說項
尤有古賢風範夫先生所以壽世壽人若此而謂天
之報以必之壽有不如其量焉理豈然乎當代賢豪
不乏陶學士歸太僕其人欲資為詩文之質者即此
已足循名責實應信居官為召杜居鄉為荀陳之兩

言即為汝南月旦之公評用敢拜手敷詞以告立言
之君子謹啓

呂文起觀察蘭石畫冊題辭

永嘉呂公文起甌海之異人也余初識荆為宣統建元己酉公方
自閩假旋在籍計官閩十數年自令而守而監司歷任繁劇所至
有聲卓魯龔黃沸在人口知其為循吏而已比來倦游雌伏過從
晤言風雅矜揚迭誦篇什始獲知其工詩最近得見繪事山水蘭
竹墨瀋淋漓蘧其寸縑貴於拱璧然後又知其工畫多材多藝賢
者之不可測如此然皆出其餘緒信手揮毫不求工者遜焉亦猶
在官所設抱尚未展能事之十一而健吏咸謝不敏蓋東方遊戲



然也此冊皆墨筆蘭石條然高潔即不審於松雪所南諸先賢何
如而於近代之板橋予檢蘭石廷尉豈多讓知畫者自能定之
余雖不知畫而畫外微旨亦頗能窺將無本美人香草之懷兼精
衛靈媧之感者乎韞積耽玩幸逃劫燒恨無尼父猗蘭之操寧生
白石之歌以酬之賀之上元甲子重九後三日七十二叟符璋笑
拈甫識於温州寫廬

跋孫仲容徵君手扎長卷

經學至國朝稱極盛軼宋凌唐頡頏兩漢有如康
節皇節極經世所云午運中天矣顧通經多而致用
少專精之外捨棄他事洞明時務者實不概見徵君
為儒林傳中鉅子人無間言乃不意於時務又洞明
如此之雖僅屬一時一隅由此推之何事不瞭生平
不以書名信手揮毫亦殊凡品蓋卷軸之氣充中溢
外絕去作態自寫胸襟焉得不佳北碑南帖之斷

固不足供劍首一映也。周禮正義為生平絕業。度手
 稿盈尺。不知今尚存否。竊意即存亦無人肯加繙挈
 轉不若一二殘紙。易讀易解。更易流傳。歸之于園洵
 得所矣。又嘗讀温州經藉志。凡例數條。絕好駢文。從
 未聞人道及。蓋皆為經學所掩。一如陳左海凌仲子
 者然。後知不易測者斯賢者哉。乙丑仲秋

題崔母往生傳

佛經每以善男子善女人並提佛教初萌而女人之
 奉佛受戒致正法由千歲減為五百自釋迦之姨母
 摩訶波闍波提始佛法既滅諸經既盡尚餘半偈八
 字以傳善信菩薩藉以降伏家魔者以東方一萬由
 旬外國淤泥河畔之女人終女人之於佛法所繫顧
 不重歟。然半偈固存正法及經亦滅而未竟滅以後
 世之女精進者多其有過於男子者足以維持之出

為故畫史汪香泉開追悼會啓代
 嗟：永劫悟梁炊短夢出世為難千秋留藝苑虛名
 於身何補多才見阮自昔有聞薄福所招于今為甚
 愴懷存沒未有如吾師香泉汪先生其人者也先生
 科占明經叨州牧宦途厭俗里社鳴高畫得之天
 花卉已顧香之再出價懸於國山水又石谷之兼長
 上年之春借師母楚相張夫人創美術社於此邦
 徑越顧嗣響趙管風氣所及士女爭趨乃不假年旋

我佛思議外也考之彭二林氏善女人傳可見一斑
 然所記乃其所知者所未知而未記者不知凡幾彭
 氏之後廣續又無其人是以湮晦不彰若如今之皖
 南崔太君亦可以惺然悟勃然興而足以啓諸優婆
 夷之正信矣論月禪師所記又極真實世有不願以
 闡提自居者請書萬本誦萬徧也可乙丑閏四月

即辭世計自去秋九月捐館迄今忽已半年餘矣伯道無兒中郎有女孀機杼緯月缺星孤翠袖單寒麻衣婉變大有朝不謀夕之慮所餘長物僅零星書畫數十軸耳夫班書易米魯論充薪亦迫於無可如何同人等因請之師母夫人盡出所藏俾公諸世并集徵品乞助於人定於三月念四日於師範校中為吾師追悼並設書畫古玩展覽會以為售所欸因濟急價必從廉特具簡章以期共喻無論會內會外凡

與吾師有一日之雅半面之交者諒無不應以同聲援以微力敢祈各以寫畫之件不拘多少務於二十以前寄至展覽會以便陳列示豹斑而運管即片紙亦希世之珍集狐腋而成裘比千金為無量厚賜無任感荷跂禱之至謹啓
三月初十日

館後失一替人。此畫家之不幸。猶幸佛雲女士踵而嗣之。短紙長牋。不厭濡染。除閨秀願及門稱弟子者。面商辦法。海外內。凡欲得如管仲姬手蹟為寶者。知不惜區。潤金豐儉。隨時暫定價格。如左。甲子四月。西江七十二叟符笑拈識。

于園詩冊跋

嗚呼。此吾晚年摯友呂君文起之詩稿也。訂盟未久。遂訂遺編。吾何忍校君詩而序君詩也哉。惟是韻有不容辭諾有所必踐。年來既疊承諉。強留病榻。復握手要約再三。此而可渝。則朋友一倫自我而廢。雖其不肖。奚敢出此。況朋友而過於昆弟者乎。君嘗慨言永嘉學派久亡。詩亦不振。素不長此。而願好此。今幸奉教於良師。云云。夫以不長於詩。自謙似也。而

以此事見推則誤矣。豈知余亦門外人耶。雖西抹東塗，不過嬉笑怒罵之押韻語。去風人不可以道里計。君以孝廉出仕，自州郡躋監司，名在御屏，政猷卓著。儒林循吏為所欲為，即不工詩，而詩必以人重。況其工，又若此，以視無科第無功名卑官具僚，骸令長人，乃詩一無足道。如下走者，豈不霄壤。夫何所取而拳。若是君縞紵徧海內，鴻文并首，豈乞銀公必辱及無足重輕之一人，尤不可解。且古不云乎：言合

行同千里，相從言不合，行不同。對門不相逢，以見聲應氣求之非同不合也。以吾兩人論君，恢闊余褊狹，君頹密余粗疎。君溫和余蘊激，飲博歡呼之豪邁，鉛繫因悻之腐酸。分道揚鑿，幾無一近。乃不冰炭而膠漆不齟齬，而綢繆為所好，殆不免也。然當余嬉笑怒罵過分之時，每不謂然。皮裏未嘗不有陽秋，似非盡出阿好。曾欲介紹余於某當軸，又欲選刻余詩。余皆謝之。上年議續志未就，君毅然欲出私財獨辦。

而專屬之余一人○方嘗畫間○君病作矣○事雖輟○而情有難忘○君如是殷々於余○而余之於君○將若何○而後少○告慰哉○除撰別傳○紀行事○以示人○而於是編尤未敢草草匆匆而不○盡心○故無取從嚴○而按勘必審○所存四百篇內○為余所最心折者○殆百餘篇○表而出之○足以睥睨當代矣○五七古才氣甚大○隊仗甚精○五古如追懷李勉林制軍○賀鑑定將軍雲居山新第落成○壽陳庸倉尚書七十○題饒貞女劉臂瘞姑圖七

古如登鼓山金陵懷古為友人驅鬼戲作夢遊羅浮臥樹樓歌金山寺放生社東山種梅紀事上陳太傅諸作瑰傑縱橫抗手韓蘇施檣之姿善毀者莫能掩其美也○五律如北上冒雲過楊村曲江春讌次陳後帥韻仙嚴重建陳止齋祠七律如和潘瑞生送春落葉次韻九日次黃贊益三韻次黃秋士戴立夫感懷韻題徐澄秋天目山觀瀑圖輓王氏一門二烈婦六十九謝壽賀高白老重讌鹿鳴等作皆精警飛動詩如

其人言外有言不為空作中唐北宋列席何慙有謂
祝壽送行應酬之作太多者此在名亦爾固不免濫
其中儘有頌不忘規貶寓於褒陳古諷今借此概彼
出以滑稽諧弄者正當分別觀之嘗云藉此以存其
人尤微厚道五絕最難出色非其所長七絕所存不
多有典雅矜貴者有姚冶凡流者有感慨蒼涼者大
抵信手拈來不假搜索其感慨之甚者如和吳渭漁
秋懷云九州鑄錯欲云何振觸情懷漸覺多閱世却

餘雙眼在忍將日下看江河乙酉同年會讌集云木
黍離之海外秋青山一髮是神州傷心怕說開元事
舊日宮人牛白頭木石吳兒腸為之痛後一絕作自
近歲固無論矣前一絕在二十年前時方酣泰太平
乃若預知有後來之變者其識慮為何如哉又一絕
云斗酒滿斟天地闊擊軍橫掃鬼神驚寶刀腰下頻
頻看○不殺匈奴總不平其為甲申為甲午為庚子而
發蓋不可考共工氏之折天柱絕地維無此怒氣唾

盡擊碎不足言矣。余所心折者如此。舉以質人。未必
 人皆同我。然願自信能探作者之心者矣。方編筆記
 錄。充卷帙。以報知己。為阿好耶。為非阿好耶。不自知
 也。敬禮定文。勉償後死之責。元晏作序。有待各賢之
 公校讀。既終。為跋其尾。時在丁卯六月十九日。

永嘉東山詞人祠堂記

事無大小。必有廢興。廢興以時。久者百數年。或十數
 年。暫者數年。甚或一二年。間一變革焉。天歟。人歟。耳
 目見聞者。不勝其感慨。不勝其紀述者。如吾甌之東
 山書院。亦其一也。院踞永城東南角。積穀山麓。本北
 宋王儒志先生東山堂講舍之舊基。拘於清雍正間。
 巡道芮公復。僦撥給沙塗。以資經費。自是迭加葺治。
 沿革具於志乘。閣時既以。解宇就荒。光緒〇年。邑令

甯公本瑜舉而新之由離商沈○○歲捐四百元充
膏火正學官鄭○○為掌教以歛絀堂教並不支脩
規畫甫完未幾變法事起科舉廢而學校興矣改辦
學校以來名存實去旋并學校亦廢其所兼辦之通
俗圖書館亦如虛設時艱孔亟官紳士庶計不及此
此吾甌之不幸也願為浙東大都會商埠闢市廛旺
氣象迥非昔比獨文事無以踰前學校既興師生聿
集方謂人文蔚起從此抗東西洋追南北宋復永嘉

宗派無難也乃亦傑出者罕新學未盛舊學已衰且
不但衰而幾至於亡豈非吾甌之大不幸有心世道
者所徬徨憤慨者哉前道尹吳興林鐵尊觀察憂之
慨然引為己任綜考該院事實釐剔款項助以官俸
紳捐計儲洋○○改絃更張而甌社出焉而永嘉詞
人祠堂出焉詞人祠堂者蓋祀宋盧祖臯以來填詞
家若干人於一龕香火之俎豆之而欲嗣其衣鉢焉
先是如臯鶴亭冒公於癸丑甲寅階權臨甌東曾建

永嘉詩人祖堂於畧內復遺詩若干卷人為一傳自
唐以來凡能詩者悉具固詩家一大公案也林公則
因此而及於詞並集英雋之可與言詞者親指授之
購置書籍謂之願社社與祠二而一一而二各自藝
其心香焉夫求詩於願如四靈輩師法固在益以冒
刻林靈山李五峯之真集宜若後起詩人之輩出乃
數年來仍未有墮况欲續斷絕之詞種於久亡乎故
求詞於願無師無書難且十倍林公知其然也謂不

及今講此則亘千百載更不知天壤間有此一物語
以引商刻羽減字偷聲紅牙鐵板之風流不幾如俗
謔所云對牛彈琴也乎林公學人也詞其餘技願生
長蘆洲夙諳笛譜又師蘆邨而友夔笙其所作已兼
南北宋之長資其所長勉其所短實諸英雋之幸自
經指授各有所成花間草堂漸窺門徑深造深入孰
可限量諸英雋亦何幸而遇林公哉不遇林公不但
花間草堂門庭無分即求其能舉盧祖暉之名字亦

難乎其人矣。冒公誘以詩而詩學不昌。林公誘以詞而遂詞學。陶豈詩詞有難易之判。抑嗜好有同與不同耳。或謂詞人佻達賢者不為。如其說是詞家皆周美成秦少游柳耆卿之流。則爾何以有歐范司馬坡公信國哉。昔人品詞謂北宋有匪風。下泉之思。南宋有麥秀黍離之感。是詞之關係家國甚大。無異於詩。豈易言哉。自張臯文詞選一編出。而周保緒詞辨踵之。體大思精。儼然制作。而後繼倪環子不敢以詞為

戲惜林公在此不以弗克終底於成也。且冒公林公何嘗不知永嘉學派之當復。葉水心陳止齋事業文章之當嗣。而徒汲汲於詩詞。為蓋亦因時因人而有志未逮。且有所謂慎社者在。固欲望其名實相符也。即鄙人前此文獻保存會之謀。亦具此心。無如願弗克償。然則永嘉學派之復於吾願。未知何日興。難廢易能保茲祠與社不至如書院之變革紛紜斯亦吾願之大幸矣。林公名騶。翔民國十一年。○月抵任。十

仲聖迭知浙之遂安。閩之泰寧。德宦稍達矣。而風
塵韉版。無自以見其學。與扣兵劫既開。亦遂拂袖裹
裳。暫捨縣印。而慎江草堂集。與天一笑廬集。則已先
後刻成。樹幟吟壇。獨大小阮矣。茲又謀刻先生雪鴻
書屋集。而以校字之役屬余。因是得讀先生遺詩。
而二十年來。嚮慕之私。為之一慰。先生得年僅三十
六。而詩已四卷。他撰述不預焉。所詣亦可見矣。人多
謂先生與長林場大使長洲江楚叔先生在還詩學

精進。仲聖詩注。亦畧存其說。固也。而不盡然。觀先生
詩。與伏殺堂絕不相類。鑿初不入。笙馨互宣。所以奇
也。先生固不屑言已芸人。江先生更不肯黨同伐異。
尤為可貴。讀先生贈別江先生二作。無怪江先生之
迭抱推襟也。各體皆別出手眼。脫去窠臼。必傳何疑。
然天一笑廬以鏡刻見。長慎江草堂以溫雅相尚。又
各有以自立。所謂擅梨橘柚各有其美。正不必囿於
家學。詩之所以曰出於天地間而不窮也。六朝玉篋

七葉文章人人有集。宋代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
八人。詩至萬首。劉後村謂其集安在。自古詩人多矣。
如杜氏之唐風。蘇氏之斜川。父子有集。流傳者。希
若夫囊梨。聚銀。風行三世。求之往古。渺不可得。乃不
得之古者。而竟得之今。就令王陽復生。吉甫再出。亦
不容沾。自意噴。人口者矣。署名紙尾。何幸如之。
丙寅三月。西江符璋跋於永嘉寓廬。

跋瑞安東區鄉團剿匪記

温州之金錢會。耳聞之熟。亦咸豐季年粵匪擾浙時。
乘機助亂之一劇賊也。瑞安孫琴西太僕。有記在。遊
學集中。三十年前曾見之。云。如何。忘之久矣。今見
心如張先生此作。有如身歷其境。所記雖僅瑞安
事。間涉平陽永嘉一二。而該匪之始末詳焉。以一隅
推及各方。星火燎原。所圖實鉅。固志乘所必採。亦紀
載所不遺。夫會中人。不過百十莠尾耳。方事之初。一

有司治之而有餘、及其黨、~~影~~輟未揭竿而以平、
瑞兩協之兵臨之、亦斷不至於不足、奈何怙嬉藐玩、
坐任披猖、幾使郡邑淪於潢池、則當日之文武官吏、
安在、鄉閭團練、以民捍匪、不得已之時勢、則然、官既
不能衛民、若不謀自衛、將任無數虎狼之蹂躪、而
供其磨牙乎、瑞本大邦、顯宦如林、孫學士鏘鳴、時方
里居、出而倡之、豈不隨呼而應、乃袖手睨視、且不懂
於、~~始~~始之人、有權在士流之忌、幾、士與紳隙、則當

日之紳安在、心如先生、一儒生耳、乃獨不顧身家、違
遲以鄉里安危自任、事前既已籌及、臨事應付、又協
机宜、約同人也、告於官也、請於將也、措餉也、督隊也、
水陸奔命也、艱難險阻、氣不少衰、匪懸千金購之、而
不為懼、維時各鄉力圍者、而一匪獨讎先生、則先
生之足為成、匪之敗、城之存亡、從可知矣、其視官紳、
相去何如、事後以功獎、訓導知縣、在當道藉以酬庸、
在先生固初不計及也、且不由浙吏奏保、而出於閩

吏既為徐清惠、左恪靖二名臣所知、則先生之心亦
可慰矣。余宰瑞日、微聞其事、未讀其文、今由哲嗣震
軒君出以見示、不能不為之喟。以片言擊後、當髮捻諸
匪盛時、各省多以民團輔官兵、其以團練起家而致
任、兼將相、蕩平宇內者、有曾文正、以團練起事而結
賊謀逆、大擾中原者、有苗沛霖、苗本諸生、金錢會首
趙超、為平陽奸民、蔡華、蔡岑兄弟、為瑞安拔貢、廩
生、亦以办團號召、其事畧同。趙蔡固不中、与苗為奴

奈何。孫學士亦不克与曾為任。讀此記者、能無感慨
係之。丙寅夏五西江符 璋識於永嘉寓廬

張節母謝太孺人傳

西江符

璋撰

旌表節孝張太孺人謝氏温之平陽人父廩生衡弟
庠生庭蘭儒業承家女有士行受聘於瑞安張鏡泉
先生之次子○○張氏昆仲五○○屬長房孺人未
過門而四房絕無後長房應繼五房起而爭之議不
決遂興訟邑令無錫楊鑑納五房賂違法袒斷忿長
房據理抗爭竟用兵焚其屋長房長子○○被掠下
獄幾瀕於死全家奔逃○○年甫踰冠跳而免子身

北行、叩闈、顯免、獄得解、乃歸、與孺人成婚、未百日、仍
偕伯兄赴省、候質、值髮逆犯浙、杭垣戒嚴、縱兵蹂掠、
之貪官、又、~~遠~~賜提不到、由是遲延數載、迨咸豐丙辰、
業始獲結、於是伯仲兩人、由杭回溫、途次縉雲、而○
○病歿、旅館、孺人聞耗、痛不欲生、繼茹馬太孺人既
防之周、而孺人孝於事姑、又不忍以一己之身、致姑
抱無涯之戚、於是強承色笑、日侍庭闈、而泣血無痕、
家人不之覺也、平時斷葷茹素、禮佛誦經、撫其妙所

生子、柵如已出、慈愛辛苦、見於柵所撰事畧者、如見
其人焉、光緒丙子五月病卒、上溯道光癸巳六月之
生、得年四十有四、結福僅三閱月、守節至二十年、其
入奏、准旌、建坊、入祠、在光緒丁丑年、巡撫為梅公
登照、節母無子、兼祧者、~~即~~柵、~~也~~
論曰、自辛亥以來、世局一變、世道亦隨之而大變、節
孝之事、雖不敢謂無其人、然竇希有所見聞矣、蓋旌
門表閭、~~論~~音綽、揆之典、既廢、名教掃地、以盡、誰復

於積輕積賤之曰而貴之重之以這塵靈之軌轍而
挽日下之江河乎然人類萬有不齊其自待不薄者
視其身為中流砥柱之身決不盡隨俗澆風為轉
後區、旌表頌贊之有無更不值一哂當賢母之守
節也與猶未廢教猶未亡而節母亦惟行其心之所
安初無旌表之見存也非惟無旌表之見存且併不
知其為節為孝否也觀於廿年侍姑不遠色哭而信
之矣大家之憲中區之傳抑奚待於後賢

黃菊襟州同小傳

復江東生宜黃得

璋撰

士有百行所以自程尺短寸長賢者不備此侏儒所
以觀一節人表所以分九等微名薄技事亦良難才
拙位卑其勢更非易、吾得黃君天一笑廬詩集而
不能無言焉君諱鼎瑞字菊襟浙之樂清人也內行
之敦家庭式之鄉黨慕之固無足為君異幼為父崑
南先生所愛日侍於古香樓古香樓者崑南先生藏
書講客之所居也先生故以詩鳴君遂嗣其學成童

失怙、勤苦自立、以第一人補弟子員、光緒乙酉舉於鄉、五上春官、四薦而未一售、先是肄業於杭州詒經精舍、見器於山長俞先生曲園、號高村生、鄉舉後、主講邑之梅溪書院者、閱十載、學業既裕、而宏獎所及、造就亦多、光緒季年、國步日艱、君慨念時局、有志出仕、辛丑歲、入賞以直隸州、同分發福建、雖迭奉舖捐警務保甲釐卡各差、不弛不張、然亦無由自見、在可門釐卡日、通八月朔、颶風大作、漂沒廬舍無算、浮

尸蔽江而下、君時卧病公廨、盡然以長歌紀其事、別署各刊入閩報中、總督松公壽見而動心、立刻派查賑恤、不知其出於君也、○歲代理南平縣事、三閱月、卸裝去、士民謀赴省乞留、君力阻之、行日、送者塞途、君留別詩有句云、棠樹陰疏民亦戀、相鄉俗美去猶思、官民之間、誼有如此、視晚人乞留、百計營謀、不得請而尚不已者、為何如哉、君在閩十年、見吏治日、益趨壞、事不可為、腴缺優差、必不俸及、一無與援

拙於奔競之下吏、抗走塵俗、自揣為何、遂浩然搗擊
附海船歸、計不及顧、歸被舉為自治會董、方將以未
見於官者見於鄉、乃不兩月、以疾終、得年僅○○○
疾劇、昏嚙累日、及歿、神識轉清、口占輓聯云、官業無
補於民生、文章無傳於身後、賡志以沒、生亦虛耳、以
豐淑氣還天地、以清白風遺子孫、含笑而逝、死何憾
焉、亦可謂了然去來、如墮佛人然、惟以雪鴻書屋先
集未及授梓、為終天恨、以付從子式蘇、今方印行、余

為跋尾、君有駢散文數十篇、古近詩數百首、今先以
詩付印、余為題端、君所自評、駢文第一、散文次之、詩
又次之、詩則五古第一、七古次之、五律又次之、七絕
七律為最下、從子式蘇已印者有慎江草堂集、
後江東生曰、國初黃蕪洲氏有詩歷問世歷也者、
紀所歷生平之韻語也、一身之歷在是一世之歷在
是、寶圖名耳、天一一笑、廬所歷雖不從同、而各有所歷
則同、讀其詩、則身世畢見、不謂為歷不可惜乎、天奪

之速使其猶在則此十年來事見於歷者不知如何
我知筆不任活硯不任穢必將使其筆硯斫生花之
脛嚼粲花之舌而不屑從事於此者又以天奪之速
不使得見之為幸也風定紀事一詩動大府以片言
出斯尾之浩劫詩之為用顧不重歟尚得以微名薄
技輕之乎即入藜洲歷中亦無愧色如松督者亦不
失為賢置吏也

讀元人四狀元詩仿作并記

自有進士以來科第為人所貴而鼎甲狀元又為科

第中甲人所尤貴傳記故事載之甚詳然輕重亦存

夫其人宋之文文山留夢炎熟在人曰不俟論矣元

人有四狀元詩為王宗哲秦不花李齊李黼而作詩

云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太令守提

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兼善死公平爭似

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宗

哲也至正戊子科三元進士時為湖廣憲僉兼善泰
 不花也時為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也時為高
 郵知府子威李黼也時為江西總路管此四者或大
 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見輟耕錄第不知
 為何人筆辛亥後尚存狀元張謇駱成驥夏同龢劉
 春霖王壽彭五人顯晦不同余曾有詩云炊梁一枕
 夢尋痕字內今稱五狀元曠唱名魁金榜貴侍晨班
 領玉堂尊此時無事談忠孝蘇天乞降生忠孝狀元

粵賦習令士
 子庭試心家劉
 粵甲翰林祇
 名目苑劉錦
 服故吹遊
 少不知游
 遠又考試
 子取信
 元榜
 花林
 情我
 可批

當日何人計飽温王曾大魁人賀之曰狀元試三場
 温誰竟退休誰仕宦一生噴著不盡應曰平生志不在
 也
 明末流賊張獻忠及我朝咸豐間髮逆洪秀全踞
 金陵均開科取士狀元某侯考
 本朝貳臣傳凡一百十九人除武臣外由進士翰林
 鼎甲出身者王鏊王永志徐一范洪承疇李化熙衛
 周允宋權任濬張煊李鑑曹溶霍達謝陞金之俊胡

世安田維嘉沈維炳黃圖安高斗安房可壯劉漢儒
王永吉王鐸梁雲構劉應賓苗胙土吳偉業陳之遴
劉正宗李若琳謝啓光孫之獬馮銓李魯生周亮工
錢謙益魏瑄潘士良陳名夏黨崇雅梁清標衛周祚
戴明說劉昌柳寅東張若麒方大猷高爾儼張忻張
縉彥劉餘佑龔鼎孳孫承澤薛所蘊傅景星李元鼎
熊文舉葉初春五十八人舉貢三謝陞王鐸馮銓均
以大學士降其他以尚待督撫降者不勝舉陳名夏

黨崇雅梁清標衛周祚戴明說柳寅東方大猷高爾
儼張忻劉餘佑龔鼎孳孫承澤薛所蘊傅景星李元
鼎熊文舉葉初春等皆先附李自成歸入逆孽及降
我朝皆貴顯入相者不一人不但寬典倖激逆臣傳
凡二十四人有進士二為曹申吉李建泰餘皆武臣
科目中人之於國家不過如是



常州耆碩 靜淵張封翁 八秩晉八壽言
 夫演疇徵九五之福 瑞斯世者必歸大耄之翁 撰傳
 紀二八之才 亢吾宗者始號象賢之子 蓋石麟 鈿鐘
 於紉袴世多景升之犬豚 銅駝不撫乎劫塵 山有彥
 倫之猿鶴 劍求得一管 下難雙戲綵之建榮 矣而趙
 公之齒未極 賜杖之寵渥 矣而孔家之胤無稱 香山
 會中鯉 慳庭對河陽 署內鮓 遜甘封求其繞膝 芝蘭
 以曾史而侍膳 奮鬢松栝 如錢 聃之享年 稽諸曩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斯聞合璧。况又官銜為問寢之所。五鼎無以喻其歡。
 子舍有道輿之風。百城于焉瞻其表。受眾毋譽。是曰
 惠人。從大父遊。豈惟才士壽者現相。一乘所尊。封人
 祝辭。三多已備。謂非含德之厚。默符渾渾噩噩之天。
 焉能食報之豐。長保隆隆炎炎之日。論者徒因其受
 之過量。疑穹昊不能無私。不悟其召之多端。實見間
 有所未逮。如我
 封翁靜淵先生之行誼。有大不易及者數事。敢為捧

竿躋堂諸士紳。僉告庶侑以助觴之歡乎。先生蓉
 江繫籍。地冠域中。星野流輝。姓分天上。麟辰就傅。宿
 慧異於羣兒。綺歲搞文。少作驚其長老。四聲燈柄之
 辨。小子工詩。六藝鈴鍵。所資通人。肆雅讀等身書。對
 賈黃而喑啞。為入室友。見崔而遠巡。蓋當道咸之
 朝。猶有乾嘉之習。師儒具在。濡染易成。不必仰屋而
 著。一編挾垢囊。而逐車後。自可發楹而窺百氏。擁籤
 架而籀閣中。降為制舉之文。尤擅雋饜之譽。清圓一

車唾即霏珠麈戰三場。別而抱璞。應秀才之選。幾有
正倫冠卿子之軍。何來宋義。先生馬忘得失。龍任
飛潛。然而公道漸亡。士激不平之論。才流見擯。世謀
速化之才。先生謂吾輩讀書。豈緣科策。終身造詣
祇問純疵。所聞異乎。不羣卓爾。所不易及者。一也。軍
事聿興。仕途廣闊。參籌幕府。論功非殺賊之師。投筆
書傭。賈皆封侯之相。但有可依之劉表。便堪長揖
如鄴生。潤扁薦丞。朝攜一紙。糶糊奏牘。夕達九重。岷

起湘淮之營。每以白衣而建闈。拔出草茅之士。輒佩
金印而專圻。閣麟胥圖。座執久踞。矧又爵酬。納粟郎
侍捐貲。捷徑宏開。梓門歧出。牧林卜式。武帝試之。羊
肥乘傳。相如文君。諧其鳳奏。未見古今之相及。居然
地位之從同。鷄決榆枋。兔營窟穴。亦有駑羈豆棧。五
花不及天閑。猶勝蠹稿芸編。三食未逢仙字。而獨不
改初服。甘棄浮榮。所不易及者。二也。先生任居家
督恪事嚴。君禮訓銘。忱孝經在握。太翁本惠府君。

鹿苑長者者烏屋丈人善不近名財必能散有祠宇
之建以合其族有譜牒之修以明其宗有田有學以
養以教並有歲給以贍以賙規制井然鄉賢范希文
之淳風被之萬世參政歐廬陵之遺範越乎六朝
先生初則隨之中則承之終則拓而大之本屬中人
之產肯閉下士之門治生知白圭可師戒守惟伏波
是奉兼其繼述綽有父風表其義方斯曰家教事有
舉而莫廢豈神道之獨然人啟後以承先庶親心之

彌慰所不易及者三也自太翁棄養先生本其
先志事益任勞鄉有橋焉曰顧家曰曹祥曰前後柏
木皆一才之縮穀九達之通衢商旅日夕之所經舟
輿遐邇之所萃紅羊劫至陵谷變遷白馬潮來隄岸
圯剝官斯土者知民病涉莫置徒杠出彼都者問路
迷津待招渡筏先生則淪胥是懼興復先規立解
私囊分呈募鉢竹石粗具畚鍤交拖舉國從風虜以
守錢為取中流可砥人不引絙而行虹臥偃波鮫遷

虛室至今樞軸益固。梁柱不搖。無不頌李冰歌子產。焉同治初載。常城甫下。累歲存饑。大兵凶年。殞刃繼。以絕粒。雄畿賢縣。比屋幾於斷炊。雖施泛粟之仁。難濟鬻桑之餓。見嗟蒙袂。行乞橫簞。粥廠之設。叢祠遍焉。嗷野之鴻。安乎食宿。涸轍之餉。活以斗升。所不易及者。四也。郡邑志乘。文獻所存。書院生徒。膠庠並視。地方文野。人才衰盛。闕鑿隆焉。自洪揚大劫。迭開典章。墜在泥塗。絃誦奪於戎馬。雖刀是競。久賤詩書。冠

蓋且然。何論市井。故雖星分牛斗。文昌戴乎魁白。地括江淮。勾吳比於鄒魯。而猶以此為不急之務。非切己之謀。維時寇難既龕。儒風漸復。州之人士。布乎中外。詞曹珥筆。列在仙班。使者乘軺。絡乎驛路。當途之貴。輻輳省臺。謝政之賢。徜徉林壑。翻經竺乘。維摩或參丈室之禪。建剎檀那。須達亦有布金之助。曾未遑議及此者。而江陰縣志。與西郊書院。獨賴一先生而告厥成。工鉅費繁。所不計焉。志雖專於一邑。絜長短

於范吳郡王姑蘇院祇限於一隅相輝映乎贛廬峰
楚嶽麓所不易及者五也不特此也光緒中葉世運
聿新學風先憂天演物競之論民權人格之說以及
立憲革命專制公和諸家言從外邦挾排山倒海之
力以俱來鐘簷將移桴鼓交應於時雖怵於甲午庚
子之禍罷科舉興學校以效顰而學步而宋明積習
久銅人心朝野名流懵談洋務其求新太亟者動輒
與舊為仇不懲美而吹蠶乃因噎而廢食一先生所

創啟後北校正出于洶洶之中焉常為舊學之淵海
也此校立而聞風踵起變極舊之習而趨新又不因
趨新之習而盡廢其舊兼長中外用解紛爭琴必期
於改絃瑟無取乎膠柱亦曷嘗不收赫胥黎斯賓塞
爾盧梭達爾文之益而去其害哉培植人才之事轉
移教育之才乃首出於未沾寸楮之儒生所不易及
者六也一先生之行誼如此不特坊表於鄉閭洵足
儀型於邦國而况和神應物佩不釋乎韋弦閣室修

容獨倍嚴於衾影。其耳鳴自知之事。有德皆陰。手披
忘倦之編。入道尤捷。感應包於周易。太上重在三千
功陰。鷲本乎商書。文昌貴至十七世。擷儒門之精詣。
與梵行而交修。經驗高王。實事具乎北史。杜開淨土
大師始自東林。洗心曰齋。辦香卧榻。回頭是岸。孽海
慈航。允宜券錫。鴻苞齡齊鶴壽。絳縣老人之質。猶屬
童年。紫氣關吏之迎。又逢此土。今知永嘉縣事。一謹
庵張君即一先生之季子也。出宰三邑。夙負吏才。同

官一城。近徵治狀。永嘉固著名。煩劇地也。棼絲待理。
應機立斷。豈第宜民之意。踵兩漢吏之古風。庭闈事
父所聞。嗣萬石君之家法。一先生於板輿就養之日。
聽載道之頌聲。菜服承歡之晨。見示人以孝治。顧而
樂之。不亦宜乎。天爵自高。功名付之。子弟眾賓。羅拜
塵海。乃有神僊楔序。屆期壽觴。偕獻八十八歲。比椿
齡恰百一年。時三十三天散花雨滿大千世界。

周恭先參謀長鳳岐郁太夫人八十壽序
 夫此母此子俾事親者榮華袞一字之褒亦佛亦仙
 副獻頌者效福壽三多之祝貞筠峻霜巖之操遂庇
 蘭芷於庭階文桂流月窟之馨更拔喬松之尋文將
 雛得鳳采奮丹山反哺稱烏耀分赤日斯為人瑞奚
 獨家詳粵稽舊文殫求往哲大抵義方垂訓厥考之
 遺矩罕傳聖善揚芬阿嬰之德音獨著胎教之蕭爰
 仿豕牢之漫啼聲所聆能辨羊肝之族斷織以傲廢

此頁為紅框格，內容極淡，似為另一篇壽序或題詞，但文字模糊不清，難以辨認。

學擇善地而卜鄰。劉薦以市嘉肴。識來賓而窺閫。鑑金見詰。傷疑於廉。船錢必理。獲戒乎倖。類茲懿行。悉具曩編。若夫誕育賢豪。闕澤雷聲。之在腹鬱。為雄傑。桓温石稜。以作鬚則。教養之勤。尤明智是。賴吾友周君恭先。今之不世才也。讀書縱閱。牙籤最嗜。韜鈴秘笈。出仕必懸斗印。屑隨韓版。常叅八座。巨公三台上。將皆視若掌握。間物改革。事起遂償。所願往還。既久。聞見。麓詳乃知。身為國柱。周處折節。而成名。無不訓。

迪堂。萱伯俞。受笞而肅。教鍾氏。郝氏。編以禮法。嬰母凌母。鑑乎廢興。得自太夫人者。至深。有非納交累歲者。未易周知也。太夫人。系出郁氏。本魯國之舊。貫毓陽羨之名。邦家在江南。嬪於浙右。當其明珠在掌。無異石麟。繡椽。榭腰。彌珍玉燕。毛詩未習。自合二南之風。班誠初窺。輒解三從之義。婉孌依依。乎膝下。愛過諸兄。穎慧見於眉間。溝欣之子。妙齡遣嫁。不貴資裝。祥女入門。並歡僕媪。其歸於悅。來封翁年甫十八也。

得嘉耦乃曰配。姑必合。姪奉威。姑其如親。兒不及婦。箔鷺成匹。蘭同心而綢繆。庖鯉烹雙羹。洗手以飴饋。媛見稱於邦內。秀獨擅乎閨中。王母某太夫人。顧而樂之。此大夫在室。子歸所宜。紀述者一也。情好方隆。正慕昔賢之梁孟。太平已久。忽遭末運之道咸。蛇豕恣乎域中。鴻鵠起夫隴上。不數載東南皆淪陷於髮。逆矣。堯封全土。壘徧於郊。浙嶠名區。豐糜於寇。湖州故郡。被禍最烈。所居之長興。泗安一鎮。為悍酋黃金

滿所踞。其境毘連於皖。勢稱扼要。兵事之所必爭。地復當衝。匪氛于然。獨熾時。全家分遁。山谷披荆榛。而不憚痛。莫楚之無家。等烏鵲之何依。犯虎狼而莫避。夜行晝匿。雪虐風饕。太夫人出入相隨。彼此兼顧。侍姑嫜於奔竄。蓬首如飛。閱夫壻之化離。蕉心盡剝。一命如綫。百憂集躬。可謂極人世之艱危矣。遠夫閭里。既殘。搜牢無自。悍酋始去。全鎮昏焚。炬甚阿房。燬先王室。烏思止屋。安有文人。鶴幸歸巢。已無城郭。於是

門庭再造井竈重營構厦於劫灰之餘風斤月斧聚
族於兵燹之地壁合珠還此太夫人勤劬措拄於患
難中之宜紀述者又一也時局甫寧家福又作王母
太夫人與封翁相繼謝世維時君昆季皆幼弱
諸事均太夫人拮据籌畫登堂登堂却乳姑雖老而
膳自加餐卧寢含飴孫已多而甘資分給筍班徧列
蔗境彌甜謂宜歲月百年曾元五代乃遽棄蘭陔之
養飯蓮座之迎封翁孝等殉親瘦旋不起畫堂雙轉

遺挂蔽以總帷靈駕三霄殘缸暖乎漆室歌不興乎
黃鵠登緯宵吟影何舞於青鸞粧奩曙掩自是職兼
嚴父貌共諸孤束脯以奉師黌促兒就讀分燈而照
鄰璧與我同功並羅瑤環瑜珥之珍何異藍田貴品
彌耐織絳組紉之苦豈邀朱紱榮施果看玉立即君
嶄然頭角鷓冠共戴翟第先加子盡為龍恰應卜家
之六人皆稱鳳奕殊薛氏之三卓矣媪靈猗歟婆福
此太夫人遭家不造教子象賢所宜紀述者又其一

也○自○罹○憂○患○飯○向○空○玉○祇○願○慈○祥○消○除○劫○運○一○轆○張○
其○錦○繡○熏○沐○皆○三○辦○香○藝○乎○鑄○金○那○護○合○十○然○惟○靜○
修○斗○室○不○復○隨○喜○叢○林○洛○陽○伽○藍○厭○參○上○座○西○湖○天○
竺○偶○泛○遊○船○他○如○紫○竹○之○林○白○蓮○之○社○足○跡○皆○所○不○
及○轉○椰○珠○而○盪○露○避○花○雨○之○沾○衣○魔○眷○非○親○不○供○梵○
嫂○尼○紺○是○擋○如○賤○妖○巫○至○若○創○建○祇○園○布○金○不○吝○重○
新○廢○刹○列○幢○莫○辭○助○以○福○田○造○因○而○不○論○果○期○超○孽○
海○懺○罪○并○不○邀○功○由○此○而○推○所○濟○不○少○放○生○有○願○拯○

及○一○魚○鳥○之○微○度○阮○無○方○恨○之○干○手○眼○之○力○凡○育○嬰○
恤○釐○之○會○壺○漿○倉○粟○之○施○橋○梁○道○路○之○工○凶○荒○札○瘥○
之○虐○但○關○善○舉○無○不○傾○貲○此○則○太○夫○人○樂○善○好○施○長○
齋○奉○佛○之○宜○紀○紀○述○者○又○其○一○也○凡○所○鋪○陳○皆○屬○緊○
畧○而○太○夫○人○可○稱○之○大○者○尚○不○僅○此○已○也○夫○居○貧○則○
儉○既○富○而○奢○人○之○情○也○太○夫○人○獨○守○約○於○豐○嘗○甘○猶○
苦○不○因○象○服○而○棄○牛○衣○不○為○麟○廚○而○輕○豚○柵○胡○威○之○
緝○或○至○懷○疑○韋○賢○之○贏○不○期○盈○滿○至○於○濟○人○之○急○撤○

環瑱而無難。遇歲之饑。指困固而恐後。自其親黨以
逮里鄰。起溝壑以再生。捐盤殮而共飽。歌誦遐邇。感
格幽明。至於家規。倍嚴修習。唐風蟋蟀。閩山陳詩。白
南羔羊。官中從政。尤不可及者。恭先久居軍府。怕若
書生。仁恕必施。悉遵辛憲英之誠。平反是問。遂成雋
不疑之名。不俟陳母之杖。堯咨無殊。鄭母之聽。善果
披中壘之列傳。行事胥孚。效太常之道。輿名場快觀。
此則太夫人之中。幘圭臬。度越流俗。媿美昔賢。實有

揚摧所不能詳者也。歲在癸亥子月。為太夫人八秩
稱觴之辰。悅設於門。觥飛於席。綵衣多子。雜慈母線
而爛斑。珠履羣賓。獻壽人詩。而歌舞草窗。嗣窗華閣
重於吳興。節府參籌。榮座開平。越紐姑射之花。數點
映不老之蟠桃。昆侖之樹。三珠庇平安之慈竹。行見
堂名書錦。八翽親迓。魚軒從茲。燕啓瑤池。十屋長啣
鶴奠。

呂文起先生壽言代
 歲在昭陽大淵獻律中黃鐘之月乙卯朔為永嘉呂
 文起先生六秩晉九揆辰都人士以公在籍日勤朋
 簪之不易盍預為來歲古稀稱慶並效封人奚斯之
 祝頌壽之以文禮也乃公聞而瞿然謂時事多艱未
 遑燕行方整躬以率儉轉糜費而耗財返之寸心能
 無滋疾且宦遊碌碌畧無一事足供撫拾何以克承
 盛意遜辭堅拒至於再三噫何公之謙一至於斯耶

此頁為紅格空文，內容模糊不清，可能為另一篇壽文或題詞。

言誠是也。雖然吾儕實有不能已於言而言之所關。有非尋常製錦張屏被飾華辭無少當於立言之義。可比。未能緘默不妨與公一商推之。夫箕疇錫福壽。居其先。天人相與之微。非聖不能知而言之也。仁者壽。恭則壽。經典明訓亘古及今。壽者疇也。壽有短長。養有得失。董子之說可嗣。尼山天不變者本乎道之。不變也。乃證以近所聞。歷則青瞳黃髮。臻期頭而遂。優游者未必盡由仁與恭。甚且不知恭與仁為何事。

或有克副仁與恭之懿言與行。顧名與實乎。而獨應與感。違反不得與。僥倖一流。並耳目見聞。至不一矣。豈道不變者。而天則變乎。董生之說。有不盡可信。且將因此而廢乎。不知天雖憤憤而不憤憤者。自在不容。以私智測報酬。豐吝量隱。乖合粹不易明。他不具徵。即徵之我公。在官在鄉。數十年設。施與人。以共聞見者。箕疇之錫。非公而誰。杖國年高。康強如昨。則信乎董生之說。非但不能廢。且並不容置疑於其。

間一○如○聖○言○之○並○垂○也○公○自○入○塾○居○庠○序○即○好○經○世○
大○畧○不○屑○屑○效○咕○嗶○小○儒○自○舉○於○鄉○一○再○上○春○官○即○
棄○進○士○科○而○試○吏○於○閩○嶠○聽○鼓○未○久○出○宰○惠○安○惠○安○
劇○縣○風○氣○獷○悍○號○為○難○治○而○利○器○在○手○盤○錯○不○知○公○
之○才○名○從○此○起○矣○由○是○權○閩○縣○調○浦○城○補○南○靖○所○歷○
上○下○游○無○一○而○非○衝○繁○不○數○年○擢○省○會○海○防○同○知○知○
福○州○府○游○保○道○員○所○至○不○必○有○赫○赫○名○而○吏○畏○民○懷○
地○方○綏○盜○上○官○欲○不○交○相○倚○賴○得○乎○人○第○謂○仕○途○快○

意○馳○騁○雲○霄○不○知○素○所○抱○負○不○同○也○閩○本○巖○疆○通○商○
以○來○洋○務○尤○棘○外○人○徧○會○垣○內○外○且○高○踞○城○中○為○石○
山○勢○若○建○瓴○小○有○違○言○巨○患○立○見○一○切○交○涉○大○府○惟○
是○公○賴○在○任○日○無○不○兼○洋○務○提○調○總○辦○者○又○以○公○長○
於○理○財○綜○核○籌○維○條○理○精○密○自○其○宰○縣○守○郡○無○不○兼○
司○釐○稅○局○務○他○員○求○其○一○而○大○府○靳○之○乃○不○惜○強○委○
禽○焉○亦○官○場○之○所○無○也○先○後○督○撫○諸○大○吏○固○多○知○人○
善○任○而○湖○南○李○公○興○銳○丰○稜○尤○峻○剋○覈○寮○屬○獨○於○公○

沈瀧焉然則公之所以獲乎上者亦可見矣夫官場
之險至難言矣幹濟能吏易於見賞亦易招尤橫翔
捷出中得以功名終始者鮮矣而公所事不問其為
滿為漢為猛為寬無不相需之殷迂儒腐生不必言
即抱幹濟才而忠誠不見信者曷由得此尤可異者
自牧守以至監司自供差以至任職處脂膏而不潤
凜暮夜而畏知美官二十年而田廬不如於舊即抱
幹濟才而廉約不自矜者又何以能此當光緒末季

變法之初公并為度支部農工商部郵傳部諸大臣
所委任如工程采運如商務如電報各要差絡繹而
來外吏而膺內檄使非聲實積於平日匡濟越乎羣
倫豈諸大部或出於好惡之私哉即此以觀則本省
督撫之厚於公者又可見矣國體變更已先回里頻
年擾攘宦味亦恬雖負時名間為當軸任財政事或
贊襄幕府而東方玩世於名場有戒心焉善刀而藏
目無全牛蓋有得於蒙莊惟是鄉井之謀災賑之務

則又不遺餘力其盱衡時勢有如此者夫幹濟之長
不可及矣至於豈第宜於人民循良誦諸父老二十
年躋斯世於仁壽域者非一才一日加之循牆偃僂
三命益恭而謂造物不酬以自取之大年俾臻耄耄
而稱矍鑠不但董生之說為妄即聖言且不足信然
則箕疇之所錫却為何人此則不能不借致祝稱觴
而證釋經義以告邦人士臣為公所不宜辭者也公
年來有慨於甌民生活之日艱習俗之日奢也勅立

一會相與崇儉規條所布世皆通行遵之者多其功
德實不可思議其他義舉或因或創矻矻孳孳非必
有為而為蓋行其心所安且推在官所設施以及於
鄉欲與鄉之人同登仁壽域耳鄉里有隙輒挺身為
魯仲連銷禍釋讐不知凡幾官斯土者利賴實多在
公不外取盡於己並不取償於天俾壽而臧自天言
之其理有歷歷不爽者今之所受蓋猶未也吾文雖
陋尚不乖於立言之旨知言君子度亦無以易之頌

禱云乎哉。菊酒已熟。梅花欲開。願公掀髯。滿引百觴也。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呂文起觀察七十壽序

人才者、世界之麟鳳、家國之維柱、天未有不鄭重生
 之者也、生而完賦畀之全、供安攘之用、不虛降誕、斯
 之謂才、既已生之、復為成之、俾文武內外、大小夷險
 緩急、無所施而不可、又值運會、奮功名、擅一時之雄
 流、千載之澤、而不至於湮沒、摧抑、致賦史公、董子之
 士、不遇者、儘指更僕、問一朝能有幾人乎、昔人所云
 千里一聖、猶比肩、百里一賢、猶接踵、五百年而一出、

財難之歎不其然乎前世不暇徵徵之我朝三百年
中如康熙間之陸隴其雍正間之謝濟世藍鼎元乾
隆間之魯之裕素守定老枚武億錢澧汪輝祖嘉道
朝之龔景瀚嚴如煜劉衡姚瑩包世臣徐棟李兆洛
以及近代之金安清錢德承之十數公豈非世之所
號為才者非歟或以聖賢自命或以豪傑自許莫不
純品誼優學術懋吏治練軍機舉其賦畀有所由來
柯之所鄭重者而考其所宜高者僅至監司次則限

於御史部曹守令無一至卿貳疆閫者事業雖有所
表見其經緯宇宙之志終弗克售徒以區區成就畢
此一生以視齷齪者流坐躋顯要台省節鉞如囊中
物其厚薄得失為何如豈天所以生之者如是已乎
使天無意其人即不必以所鄭重者相賦畀賦畀
而弗惜且更軼倫超羣焉而乃斯之限之當雲神駒
必絆其足使其人不足以才見世不其才之用謂天
之為有意可乎有意無意之間殆不能為天解矣余

蓄此疑已非一日。茲又於一呂公文起，益杼袖余懷。有不能已於言者矣。公籍於甌，仕於閩，在家為名孝廉，在官為賢守令。一帆風順，閱十五六年，當其初縮縣符，即得惠安著名劇邑。牛刀小試，載道有碑。由是電掣風驅，調閩縣，擢福防同知，晉福州知府。游涉監司，聲績大起。凡所歷各任，皆老於吏事者所斂手。浚巡一公，四應之才，出以整暇，士民安其政。上台重其猷，朝廷熟其名。紀一御屏而待開府，以常情論不

可謂非遇隆意得也。光緒之末，解首郡篆，正捍擋以監司入。觀而時事日亟，一公見幾審勢，迴翔梓桑。果不三年，國體變更，勅吾華三千年未有之局矣。方一公在閩日，鄙人尚未獲投寸謁，侍下風比識荊州。一公已在里，知交鄉黨見一公遭際，咸羨慕之不遑。而公謙挹之餘，意不自得。蓋遭際與眾同，而抱負與眾異。其所施展，未及十之一二。而國事蜩螗，詭疏益不可為命世之才。救世之心，不能不日趨於灰槁矣。

以十公之偉如魯嚴劉姚之所詣不難突過乎前
越其上運會所厄乃猶遜焉然則謂天之生才果
重而有意殆絕不足信不能不使人如余之所疑
雖然彼蒼者天未易以一管闚也夫後稱凋者厥
惟松柏娛晚景者莫貴桑榆使一公之不為魯嚴
劉姚者天主之使一公能為魯嚴劉姚所不能為
而非魯嚴劉姚所敢望者天固不能主之也自一
公之在鄉身以為重國以為式鉅公名宿達尊稱
既俗論定於

前明張文忠羅山所謂永嘉失之浮之一語幾於下
字如鑄改革以後更趨翬競各地類爾亦不獨甌
然也然自一公在里數年禮讓周旋習尚漸形丕
構訟則片言立解樂善則千金可籌利濟所如無
量功德即此次弭兵修好一役出水火登衽席足以
見生平使一公遠宦他方其事將可問其才其德
所未盡施於官府者乃盡施於里閭安危關繫如
斯安知事不由天而疑天之有意無意於其人乎
公今歲

七十鬚髮無一莖白燈下不鏡而能細書精力過人
本於天稟不但不用方術服食且並不肯節勞汲汲
孳孳以人事為己事以人之憂樂為己之憂樂毀譽
在所不計損益更不為懷可紀者實不勝書或謂以
公之才不合東山高臥非卑以大官好官不可此
猶未免以區區一官為人輕重者不悟以官為戲以
官為隱固有志者所不屑為何況不能戲不能隱如
今日豈者足以辱公哉十月十三日為公孤辰頌南

山歌東海者有眾仙在鄙人不敏請援昔賢獻詩之
義采取曩篇歌以侑觴謹捧觴鞠脰曰將相功名終
若何眼前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
聽豔歌又歌曰螭蝮殺敵查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
好似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鬥英雄又重歌曰荷盡
已無傾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一
正是橙黃橘綠時七十二叟符一璋笑拈甫拜撰

呂文起先生七十壽序

世之文頌鉅公長者吉人良士輒喜稱其陰德以
 為世勸史氏亦然陰德即陰臨也隋李士謙以陰德
 猶耳鳴自知之而人不知之謂取譬工其說善
 矣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其說亦未始不善孫叔敖母
 以埋蛇事于公以治獄事以告其子後其子皆為名
 相其說悉驗自是陰德陽報如操券責償於天為一
 世之美談兩間之定理矣顧大易乾卦有天之文

此頁為紅格書法，內容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天德即陽德也。陰陽五行家書則明著陽德陰德。然則德皆可貴矣。判陽陰陰德既有陽報則陽德安知其不有陰報也耶。此亦造化之定理也。陽德奈何行事如白曰青天。人人共見大之如禹稷之飢溺猶已。伊尹之一夫失所若納溝中小之如馬援之散財魯肅之指囚。即成之分宅純仁之助葬。微至一衣一飯。同一言之瑣屑皆是也。惠及於人與孫叔于公之所為。同一善事有何分別。謂天以其為德之陽歌誦在人。

無所用報焉。有是理以得報故有德必歸於陰。不但淺之乎測天且不免矯誣矣。德陽報陰所見亦不其。人求之此間而於一呂公文起足為吾說徵矣。公昔為賢能吏。今為一方祭酒。海內所推為魯殿靈光者也。在官之所設施本其幼學壯行愛人利物之素。志雖大吏倚重。朝廷知名。部民謳思。固食祿者分所應爾。不以德論更無所謂陰與陽也。年甫花甲拂袖挂冠。里居十年。聲實大著。國變以後。宦情日澹。獨

於鄉里利濟事無巨細心力交餒善堂也商會也公
局也運粟也振災也一切營葺工程也無不捐貲任
事從不規避其實產僅中人非擁橐金歸田之顯宦
比也痛習尚之驕奢於前年特勸儉德會以挽救之
婚喪所須以及平時家庭外間交際釐定一儉不悖
禮之制視宋賢鄉約社規尤簡便而易遵化之者後
所關於人心風俗非淺又與人合承本省某項捐稅
歲入餘羨悉以飲助族戚朋交不各一錢昔人美晏

子尚儉謂一狐裘三十年又美其好施謂三百家待
之舉火夫晏子相國也其力固所能及一公則退宦
而所庇幾之豈非古人所難其尤難者能以禮法情
誼處鄉黨間操戈探丸惡俗漸變泯嫌隙而消缺禍
官民利賴如王彥方管幼安者然入此邦求調人求
和事老人求魯仲連熊宜僚又非一公莫屬難艱擾
攘從不之辭盡出以磊磊落落正堂堂予智愚以
共聞共見如以德論殆無一而非陽有如此者李士

謙之說不足以限一公也。一公行所當行，不知為德。豈復望報，然而天之所以報之者，雖不可測，要亦不難知也。今年屆稀齡，而矍鑠聰強，一如少壯，不用鏡燈，下可以細書，不用杖，山中可以健步，生平豁達，不披梵策，不玩丹經，不講服食，而顏如渥丹，身康強，子孫逢吉，郭汾陽所求於織女者，不求而皆備，得天也。獨厚如此報歟，非報歟，惜不有孫叔子公而一質之也。論者又謂一公負絕世才，年雖高，終當強起任天。

下事以出斯民於水火，如一公家尚父者，然斯言當矣。夷考古說，太公望年七十相，周見於劉向說苑，謂其為七十二者，荀子與東方朔也。此二說最近情理。宋玉所云九十顯榮，乃及於封齊之歲，世人所傳八十始遇文王者，俗說也。猶覺察雜記已辨之。尚父壽至百六十歲，與平格百八十歲之合，太保略同。有陽德者，又何妨報之以陽天之報，一公於未來或如尚父之勳，或如尚父之壽，或勳壽兼得，天之所以為天。

事不可知。而一公則斷。不責償者也。為善不近名。為德不望報。此與時評在官為召杜居鄉為荀陳之兩言。實為汝南至公之月旦。一公之所以圭臬人倫者在。是值比。孤悅讌賓之日。敢以此說補南山之什。侑北海之樽。知一公必為之掀髯而晉一觴也。

楊園主人。淡峰居士。六秩壽言。永嘉以山水名。然郡城內之水與山皆無奇。而園亭則特著園之屬於官者。為道署之且園。府署之二。此園屬於紳者。為谷氏春暉園。曾氏依綠園。曾氏怡園。張氏如園。周氏駐春園。皆名著一方。春暉園最先廢。依綠園亦廢久。均未及遊。余到此。邦僅存園額。取義杜向。其命名者風雅可知也。光緒二年。余入贅永嘉。縣魏誠齋大令署先寓曾園。七年為釐捐總辦王爵。

齋太守掌文案寓周圍者月餘逮宣統紀元郭小麓
觀察分巡溫處余充文案及科長居且園者經年其
於二此園張園亦履齒所屢經焉共和四年冒鶴亭
監督甌關於署東闢園曰甌隱余為掾數月疊至其
地又于園者近年呂公文起住宅西偏之別也豎城
以內稱園者凡八就所見者綜而論之結構之工首
推曾園餘亦各有其長即甌隱之無多間架而水木
明瑟亦不俗惜曾園日就荒涼花竹無存只山石

在○玉○津○金○谷○棄○為○茶○寮○周○圍○張○園○賃○廡○有○人○叩○尚○罕
應○且○從○未○聞○有○折○柬○題○襟○之○雅○集○若○官○署○之○三○園○其
二○已○為○軍○墨○其○一○則○真○面○廬○山○不○可○辨○認○動○人○滄○桑
之○感○于○園○賓○客○較○盛○而○東○山○未○容○高○臥○邱○壑○難○專○四
十○年○來○今○昔○盛○衰○大○畧○如○此○外○此○則○有○一○似○園○非○園
無○園○有○園○之○楊○園○在○楊○園○者○城○內○楊○氏○昆○季○所○居○之
宅○以○人○而○名○之○也○論○園○地○不○及○三○弓○一○畝○之○實○論○園
主○則○有○兩○到○雙○丁○之○譽○數○此○邦○名○園○之○記○不○但○不○得

畧而遺之。且應亟為表而出之。主人為誰。即淡峰兩
君是也。遠峰自辛亥國變。棄青衫。服黃冠。多方外交。
淡峰則儒衣自若。但自光緒庚子後。即不應試。署聯
於室。曰青衫吾事畢。自裕祖風長。日惟種菊。哦詩自
宣統紀元。識面以迄于今。閱十五六載。彌相狎熟。雖
余衣食奔走。不常居甌。其在甌時。無一歲不賞菊於
其園。其賞菊時。無一次不倡和。而有詩菊日新。詩亦
日新。園之所以名者。實以菊故。前郡守王公雪廬贈

聯所謂。只以菊花為性命。不如楊柳最風流者。是也。
余亦有句云。門多蠟屐。菊花社壁有紗籠。楊氏園既
以菊故。又以詩故。貴而台省賤。而江湖雅。如風人俗
如僮父。酒闌刻燭鉢。響傳箋錄。為鉅編。高且及寸。其
同聲集。若干卷。遠及燕趙。閩粵。楚漢。滇黔。詩簡。驛書。
絡繹不絕。雖雜珠於櫛。而披沙有金。到此中者。無不
投贈。往返。李幼梅觀察云。人比黃花。同傲骨。詩隨玄
草各風騷。余鐵松觀察云。栗里琴樽三徑酒。楊園兄

第一時才冒鶴亭監督云青眼文章慙我獨白頭兄
弟為花忙當余初至所見不過破屋數間似盧仝洛
陽城裏而已曾不轉瞬風片月斧輪奐一新如有國
者事業之中興亶宇之再造不測其所以致此世之
以再造中興自任者視君之成敗為如何哉然而町
畦不加闢也花石不加增也圖書彝鼎不加陳列也
本所固有加以葺治而已入其室廬菊則排若山形
詩則塞滿屋子其豪情逸興十倍曩時庾信之居雖

小何碍杜陵之厦即大何闕此所以數園林者必角
出於諸家中不屏之諸家外也淡峰隱君子也稟乃
翁藜庭中翰先生之教禮法最嚴讀書不亟科名講
學不矜門戶所嗜者詩自幼以雁蕩之絕壑峰藏太
古雪破庵雲住六朝僧句見賞於孫琴西太僕贈以
遜學齋集及永嘉叢書時尚未冠也由是鄉前輩多
訂忘年交詩雖徧閱各家所作惟抒性靈不甚摹唐
仿宋更不屑攀援聲氣藉五七言為羔雁現存已三

十餘冊所尤嗜者菊無種不備初惟杆插無下子法
久忽自悟之一花可變數十種花為古所無麤籬鴉
鉏不付園丁一以自任成菊譜若干卷每歲重陽之
後冬至以前霜日晴初觴詠間作真燕客也不甚豐
亦不其儉五簋之饌三行之酒真率有例不甚鬻效
温公來者皆飽才胡之肉醉周郎之醪以歸有疑其
奢不知其平昔自奉之嗇如崔子玉之過菜以饌賓
也君既不廁官班不附紳列不營市井之末不霑膏

馥之餘大布之衣青氈之榻硜硜自守無賢無愚皆
知其隱於詩隱於菊也即余亦曷嘗不謂君之隱不
出詩與菊中也哉雖然非詩與菊所能盡也嘗示我
新樂府諸作於近年時事幾於繪影繪聲疾苦切於
肌膚怒罵出以嬉笑工詩者此間夫豈無人而孰能
為是孰肯為是輜軒入採未必無裨香山以來吾見
亦罕語及地方各事其於貪夫妄子斲法營私揭發
陰謀然屏莫遁鄉閭利弊興革措施抵掌之談悉中

窺磬擴坐井觀天之陋。斥隔岸觀火之非。求之官紳。不少槩見。使其筮仕而官。在籍而紳。得尺寸之柄。必有以見於棠封梓里。殆可信也。既不得志。甘心泯沒。實不獲已。如第目君為石隱一流。其猶未免為皮相也歟。甌之米業。義倉為藜庭先生所創辦。以濟軍餉。而裕民饑者。積穀至一萬餘石。頻年為有力者吞蝕。無餘。君欲復不能。欲稽不可付之慨。歎宋葉水心先生墓近所居之慈山。摧毀有年。無過問者。共。和二年。

君。勿金二百。特為修葺。又創議重建明季遺臣崑山顧瑞屏宗伯祠宇。而以義士葉尚高先生配之。皆為人所不屑為者。其於忠孝氣節學問文章之表章。亟亟如此。其蒐訪先哲遺編。斷簡鈔藏。尤夥。石隱一流。其事此歟。且余與君往還。近二十載。初則命吏。繼而寓公。今已儼然。編於永嘉流人簿中矣。羅雀門庭。交情畢見。而君則一如其舊。未嘗以故戾。故將軍見薄。不以在官而熱。而密。不以去官而冷。而疎。談笑猶是。

也。觴詠猶是也。昔賢所云温不增華寒不易葉不於
君之見哉。君嘗喟邑志歲久失修國體變更事實紀
載關係尤重鑿於平陽及鄰縣紛紛續纂謂永志非
修不可修志非如余輩綜其事不可屢發其議而聞
者多哂之余才謏年衰固不勝此而君於鄉邦文獻
匹夫有責亦云所見大用意深不同俗流矣其所撰
慈蔭山房慈慕山房筆記數十卷皆志料之佳篇也
以上皆君之事行衆著人耳目者余所獨佩則更有

一事在當辛亥革命初起天地覆翻人人皆可為官
而君為寒士如故人人皆可為政客為議員而君為
寒士如故人人皆為所欲為掃除干聖百王相傳之
大倫大法而君守詩禮如故視夫為官為政客為議
員者不得則百計以求俸而得之則魚肉鄉里供唾
罵而種殃禍其相去為何如雖君之愚然正愚不可
及今之蘧伯玉齊武子矣今年十月為君周甲之辰
知交謀所以壽君余謂敦樸如君清介恬退如君一

腔生意滿面春風如君耄耄期頤有可取必於天之
理雖天道尚變而吾人但為其不可變或變而不失
於正者以期人定勝天可取岡陵之祝擊悅之詞能
文者優為之鄙人不敏祇舉君生平所以自立與下
走之所習知揭其異日足供高士傳之摺撫者以著
於篇為野史氏預告至於壽與不壽中壽上壽聽之
夢夢之天不復問也然則此文也謂為序也可謂為
傳也可即謂為楊園之記夫誰曰不可甲子初冬西

江符 璋僕史撰

存

○

龔母劉太夫人八秩壽言
世變至今日其不可思議殆自有人類以來所未有
矣。澹桑浩劫不足名言。第至變之中仍有不變者在。
蓋能變者變至無所紀極。其不能變者雖商鞅比肩。
荆公接踵勢竟有所不能。此其云何。即忠孝節義世。
所輕為庸言庸行者是也。自世道淪於夷狄禽獸天。
柱可傾地維可絕。千聖百王之典章制度禮樂刑政。
可以隳。可以亡。而此庸言庸行終不得而盡滅。雞鳴。

不已偏當風雨如晦之晨不有修武龔氏之劉大夫
人將何以爲吾說之徵乎太夫人年八十今浙江遂
昌縣知事龔鳴孫大令北堂南陔之親也初爲孝女
繼爲節婦終爲賢母生平壺範家政以及吉祥善事
子孫克守之親族鄉黨咸賴之名公鉅卿能彰之雖
中歲所遭不無艱阨然皆人事所常有但在他人未
能處之悉當而太夫人則行所無事如古賢哲之安
於義命者然佐之以才遂以成其庸德樹閭闈之桀

禁有所稱譽於世焉天旣報之以佳子孫而天之以
無量之壽非天之於太夫人有所偏厚蓋太夫人之
所取必於天者無他道焉不外不墮世變之庸言庸
行有以柱天維地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天公固多賸
賸然亦有賸賸時如見之於太夫人者是近年有一
種新說無少長無愚智皆醉心焉曰新倫理曰新道
德著書出版風靡海宇其所謂倫理與吾人之倫理
如何所謂道與吾人之道德如何吾所不知但新

者既興舊者必廢。例以洋法行而中國千聖百王典
章制度如糠秕之一掃而空。舊倫理舊道德萬不能
幸存於今日。願何以事不盡然。仍有如劉太夫人與
龔氏之家庭者在。然後知能存不變於至變之世界
中。要不外所謂庸言庸行之實事。倫理道德舊矣而
食報於天者。亦不新。預料龔氏之家。凡為母者。皆如
太夫人之。所育所教。所成就。榮耀。閭里。不其禕與。癸
亥秋七月。宜黃符璋。蠡備撰於溫州寓廬。

代甌紳公祝張道尹沈太夫人七秩壽序

夫千年之桃紅。實宴昆侖。王母于西池。萬个之竹紫
林。現妙莊大士于南海。瑰奇勝事。久聳寰區。倣詭幻
談。遍傳載籍。豈不以神州之果。為贍部禹域之信。有
元都也乎。不悟詞人狡獪。類漆園之寓言。識者揶揄
匪金匱之寶錄。齊東之語。見晒嶧賢。終北之途。姑紀
禦寇助摛文之料。或可求定案之證。則非乃若闕宮
陳詩頌魯侯之壽母。錦堂舞綵。美菜子之娛親。八州

喜其官尊。桓公養鼎。九重羨此。婆福晉國。膺綸萱受。
北堂之榮。蘭效南陔之採。託慈雲之蔭。時雨咸叨承。
愛日之歡。春暉必報。備中壺之德。言容功寢門有慶。
合滿庭之封。胡遏末壽。宇斯開。如今日我甌海道尹。
冷僧張公之沈太夫人者。誠懿媿所應。臚鋪張所必。
及而一洗陳陳。相因橡飾之陋。習焉太夫人。隱侯嗣。
宗鹽官繫籍。雲彩入夢。兆瑞娠初月。規墮懷降祥誕。
厥愛玩珠掌。繡襟娶婢。慧鐫璇心。香奮婉孌。葩經三。

百不由師氏。瓜年二八。曙就阿彌。治蠶傾筐。稀越翳。
桑之陌。放燕啓桁。時好吟絮之庭。五絲刺鴛九曲穿。
蟻織女謝巧針。神奪工緯。繡詩禮之閑。窈窕心言之。
善處房屋而自秘。避親知而罕闕。待字時其可紀。有。
如此者。及其歸我禮和封翁也。如朱結陳猶秦匹。晉。
姬姑既耦。伉儷斯諧。百輛盈門。自甘挽車三星在戶。
猶事治織。比玉為穀。雙煙在鑪。婦職修于弱軀。壻鄉。
幸其內助。鳴雞問寢。侍色威姑。畫蛾就粧。效顰黠婢。

時復提甕汲井。前裾渡河。責奴課耕。葱薤成行。恭祖
佐祭。蘋蘩自擷。至于撒環。瑱以供客。屏紉綺而肅閨。
厨下羹湯。舍媢媢之佩。廡中杵臼。答惜惜之琴。誠異
習乎大家。具體槩范。傳式符于中壘。玩心高明。里鄙
交推其賢。臧獲亦銜其惠。于歸後其可紀。有如此者。
比其舉我冷僧道尹也。星自昂來。神從嶽降。尼山未
禱。有協麟祥。襟廟乍種。恰逢。馱降。洩牢亦遵。胎教百
男開阜。蠡之先。隔屋而聽。啼聲三日。壯食牛之氣。蓋

封翁韜光耀。鬱志未攄。天必畀以賢豪。理乃彰乎
明達。於是樵太封翁。禮和封翁。及太夫人。即以嬰
孩兼桃應。繼之長房。並迎未婚守貞之節。母娣能敬
如祖更樂孫。呱呱在懷。千鈞繫髮。嶷嶷露角。兩牝成
髮。太夫人大義可風。為功實鉅。是以冷僧道尹之方
幼也。勝衣就傅。已別常兒。離席執經。輒驚長者。雖狐
鳴起。火悉燼。星楹之藏。而螢聚盈囊。如分劉閣之照。
等身之書。讀覽輒十行。入夢之錦。授淹藻。皆五色。

加以外游。鬻杖內秉家庭。課弗督。平竇燈。訓何施于
機織。遂使為衣子弟。獨秀江東。駿市人才。將空冀北。
世競誇聖童之出。罕人不知。慈母之恃難。養教並劬。
其可紀者有如此。逮夫冷僧道尹之舉于鄉也。慶具
重闈。年甫及冠。桂宮奏羽衣曲。月乍窺蟾。莘野賡鼓
瑟詩。人皆逐鹿。方謂門裁桃李。帖盼泥金。而乃風近
蓬萊。舟回島嶼。失士固主司之咎。下第亦舉子所嗟。
李贊皇未預進士科。馬不入行。自詡王摩詰。乃效伶

官技。琵琶因事主而彈。帳岐路之方迷。奈變局其何。遽
旋停制。舉并值革除時。封翁已先棄。養矣太夫人。以
讀書志在聖賢場。屋原多荆棘。命世豈關科策。英傑
或起草。茅冷僧道尹。本屬曠懷。式遵慈誨。不冀朱衣
之暗點。遂輕墨榜之虛名。夫考廉之船。取重劉尹。丙
科之策。乃出匡衡。俗子之所未知。偏親早已及。悟所
見之大。其可紀者。又如此。先是庚辛之交。謀國雖艱。
求才猶亟。冷僧道尹。應殿試一等。以主事用。就職理

殘	所	閣	遂	弦	學	冷	中	院
缺	缺	備	新	歌	術	湍	全	推
兼	各	四	冊	縣	大	歸	史	官
事	書	庫	府	有	彰	乃	方	民
鉤	武	林	鈔	武	政	佩	修	庭
稽	林	備	已	城	猷	綬	聘	既
重	備	四	富	之	益	于	居	任
定	庫	庫	于	宰	懋	鄉	柱	法
陳	之	藏	萬	令	文	里	下	曹
編	藏	文	本	行	翁	暨	東	旋
由	瀾	潤	借	庠	石	乎	觀	改
及	在	七	不	如	室	教	倚	學
銜	先	閣	恪	周	郡	育	重	部
國	後	之	乎	使	流	浙	本	遜
志	校	數	一	輜	蜀	江	載	國
洛	勘	豈	瓶	躔	守	巡	筆	以
陽	華	容	專	煥	之	察	之	後
如	華	容	員	壁	風	甌	撰	吏
藍	陽	容	北	奎	子	海	編	班
			京		游	也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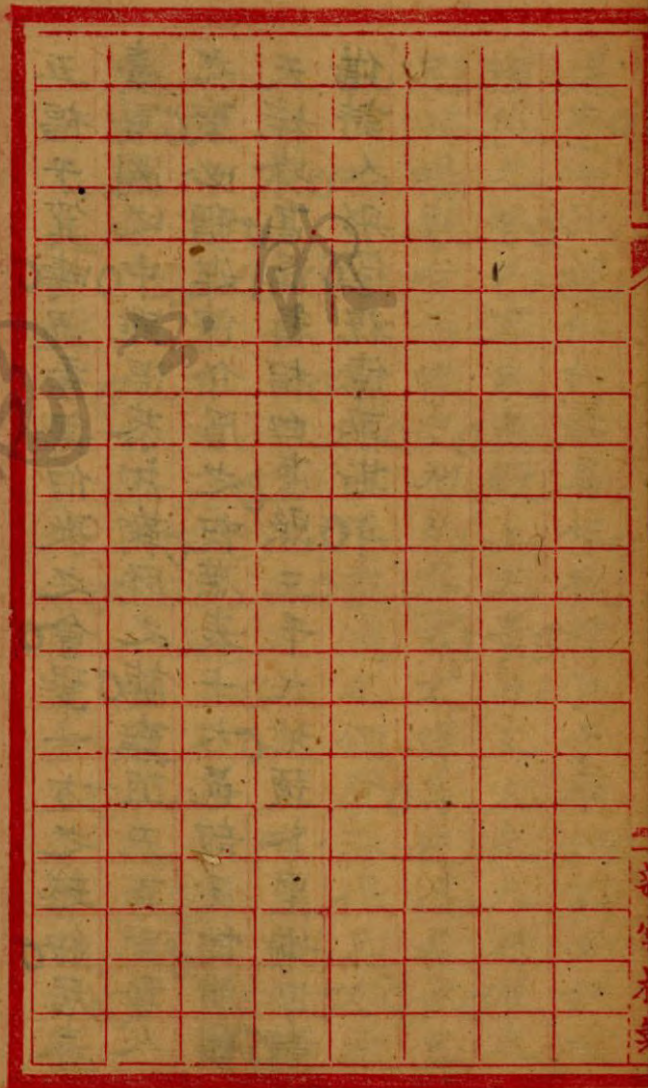
之	無	皆	文	嘉	續	陶	定	記
尚	不	興	獻	舊	外	書	本	各
儉	接	監	聿	派	許	亡	偶	評
也	之	司	興	之	注	補	評	前
而	青	乃	請	湮	於	三	輩	舍
鼎	黃	一	觀	有	陶	箋	孫	取
雉	洞	路	其	正	子	說	黃	於
禁	悉	之	後	始	此	郭	黃	校
烹	羣	星	京	餘	所	刻	謂	勘
以	情	馭	兆	風	表	補	淵	學
太	有	吏	非	之	見	完	如	推
夫	必	持	五	慨	於	廣	見	重
人	分	六	日	志	在	搜	未	藏
之	之	條	之	乘	杭	許	二	本
重	皂	相	尹	是	者	注	藏	圖
廉	白	勉	當	丞	比	懸	本	最
也	以	軫	官	已	泄	可	千	閱
而	太	懷	失	發	甌	也	金	
甘	夫	民	百	厥	也	念	南	
鮮	人	食	廢	端	永	永	淮	

過寄由此視仁刻為喜怒散祿秩于親姻不必胡床
障後之勞已等軟輿殿上之貴此又太夫人行事之
足以揚徽音垂惇史而尤容不詳為紀述者也其
他耳鳴自知之陰德口傳載道之頌聲奉佛長齋救
人寶筏義漿仁粟林鳥池魚在大夫人事屬纖微更
不煩乎縷舉授衣紀序設悅逢辰鶴添海屋之籌七
豔恰稱初度多建錦堂之節八座看奉起居次君
行長返自燕城聚于梓舍昆友金玉孫曾鳳麟數

五福于箕疇遇季舞伯歌之會鞏一方之越紐居春
臺夏國之中雖温蒸却鞠勝之觴難阻五百里賢人
之聚必稱姪伸介眉之祝庶表十大邑部民忱所願
天姥峰高涌壽相白毫照三千大地預卜星端日朗
借詩人彤管祝億萬斯年

永嘉林樂平〇七秩壽言代

自爵齒德三達尊之義明而士君子矜式於當時流
 聞於後世者品彙分行誼定如鼎之峙如網之提無
 稍高低輕重於其間而槩繫標焉達尊者何蓋通中
 外古今無治亂盛衰皆推崇敬禮而不容忽焉之謂
 也〇三者之詣悉本乎天目人論之似乎德不及爾遠
 其何以故以言人善士東身圭璧往〇阮窮者多而
 顯榮者少〇淪跡草莽名字醫如自天論之則又不然〇



並重之中○於德○尤其○往古○不論○即不侵○身之所接○耳
目見聞之所及○數十年中○凡出沒於冠帶祿利之場○
大抵供人唾罵之渾敦窮奇○矯枉鬻譽○以視景星慶
雲醴泉瑤草○累世不獲一見○則為世祥瑞者○其相
去為何如哉○爵如彼德如此○此所輕所重○亦瞭然不待
畢其詞矣○證以史文○二十四部五六千年之中○所有
名在簡冊之人○就事列表○用比較法分別之○其智愚
賢否○邪正善惡○如黑白芳臭○不可混淆○決其以德重

與以爵重者○必千百分不及一二焉○三達之尊○不同
至此○則在天之孰輕孰重○以多為重○以少為重○尚待
論乎○當此世而得有為天所最重之人○而猶不脫鄙
俗重爵輕德之見○炫軒冕以陋韋布○侈鐘鼎而矜山
林○重天之所輕○而輕天之所重○豈人定可以勝天乎○
良由有德者稀○可尊者少○加以窮通隱顯之資○口實
勢不能不捨德而論爵○然可信者天○不變者天○吾敢
違天而從人○景星慶雲醴泉瑤草○偶如曇花一現○

彌足以驗天之不測。○求為吾說之證者。如永嘉林樂平先生。殆其人乎。○先生為今國政商推會之員。前國會眾議院議之員。兼鹽務署顧問。財政部熱事。立夫吾友之封翁也。立夫任職京師。聲望錫。商推會籌辦之初。多出規畫。當軸倚賴。同事日久。因得藉知家庭先生幼讀書。即明大義。年十四。奉先贈公諱。毋張恭人。年方四十。諸弟妹甫離襁褓。家本無貲。而百事萃於一身。由是去塾從戎。橐筆幕府。以聰穎之質。經

經磨鍊之功。閱歷日深。名譽日起。不特才識日燃。即家計亦日隆矣。太夫人顧而樂之。然薪脩應得之外。不濫取一錢也。諸弟妹嫁娶紛紜。一不關堂上慮。孝友稱於族黨。人無間言。其不易及者。仲弟煦之。擅長貨殖。推祭酒於闐闐間。季弟式言。以諸生服官閩中。宰縣著績。繼充國會議員。現任鹽務稽核所長。皆秉教於長公。先生身雖不仕。而所自見。與人所推重。則過於仕宦者多。○在昔名賢。隱曜韶光。愛身不出者。

無不施政於家庭○任事於鄉里○不待彈冠佩印也○先
生○之於家政○已表見孝友於當年○而於鄉里間事○無
公私○任無鉅細○義聲又隨才名而傳布○不徒為官吏
所倚重已也○其董溫衛社倉也○則受民國初元巨紳
徐班侯任温州軍政分府之託○其董永嘉育嬰堂也○
則受知事之託○其長溫屬船舶牌照局也○則受浙財
政廳長之委○先後各役○成績具存○官紳士商交口稱
誦○以事親之謹○特膺徐大總統孝思錫類匾額○旋為

靳翼青總理聘充國務院顧問○名望既高○而子弟皆
奮起有為○騰驤青雲○次嗣君榮龍以薦任職○任全國
菸酒事務署檢查委員會委員○現任溫處硝磺局經
理○兼舊溫屬沙竈地墾放局之長○三嗣君強鋒南開
大學校商科畢業○鹽務署總務廳考取二等科員○國
立暨南大學銀行部經理○各皆角立挺出○遂謝去
一切頭志泉石花木○並以禪悅棲心矣○其為人
所共見共聞者○如集眾創建燈塔浮標於甌江雁下

港、以便行旅、自是十年來、上下各舟、不復有沈溺之
患、又集合地方善士、創設濟眾社、及普安專施醫藥
局、以拯貧病、此雖先生發於心、見於事、恒乞德而惠
其德者、善氣蒸、繼起嚮風、各謀利濟、其功實大、不
僅言坊行表之揭、蹟一方已也、其功德之尤著者、在
重印福壽全書之一事、不容不指出、以喚醒魘寐之
羣倫、是書輯目前明陳眉公先生繼儒為卷者六、為
類二十、皆採古人言行之足資模範、不誣不腐、理足

藁豐、而又習於見聞者、以格言而兼類書之長、似更
勝於戴山人譜也、湮晦有年、先生無意得之、亟傳於
世、不必自矜撰述、而能薪燈有益、必傳之撰述、以餉
社會、其居心為何如乎、所印三千冊、所費數百金、自
愛富者視之、不過一謙之需耳、損一謙之需者、不肯
為而為之者、乃出節衣縮食之廉士、一世勸人以口
百世勸人以書、世人誰不知者、三千冊散在人間、吾
謂功德勝於三千寶塔、即此一舉、取信於天、食報於

本自於曾元。雲初者有可操券。先生之福壽與立夫
昆仲之前程。皆不可限量。先生初無責報之心。但既
以福壽為餉人之品。則人之以福壽祝先生而天亦
必以壽與福歸之。依好德者斯亦理之有可必者也。
或謂天既以齒德予先生。何不并予以爵。俾無缺陷。
吾則謂處此缺陷世界。安得求全。此三者古有幾
人。齒德兼矣。爵何足論。且又未始無爵也。不觀孟子
天爵人爵之言乎。既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又何必

公卿大夫而後謂之爵乎。若必公卿大夫而後謂之
爵。則只有人爵而無天爵。孟子之說不可刪乎。不獨
孟子也。荀子亦有君子無爵而貴。豈不至尊之說。立
論皆同。更無可疑。吾雖未見先生。一親丰采。聆警效
而與立夫往還久。因立夫之才華器宇。傑出一時。益
信真訓家庭。其來有自。即未見先生。猶如見也。為羣
拜紀。應侯他時。今歲暮春。為先生七秩懸弧。錢聃大
年積壽滿屋。先生既有以自取。天又不靳予之介眉。

之黨。鞠脰之詞。自能言者。所有事。其不敏。請援孟氏
之說。與天人所。以輕重之。故闡發其理。附以管窺。以
示羣賢。以質先生。度先生亦必許為知言。掀聲而晉
一鵬。不計其文之工拙也。

〇

平陽劉次饒六秩壽序

歲在丙寅小春月。吾友平陽劉君次饒明經。於是行
年六十矣。君以祭酒尊一鄉門弟子不下千人。以至
或親或朋。合謀鞠脰。陳辭以伸頌禱禮也。君辱友於
余。將廿載。交不可謂不久。性情相近。論議多同。誼不
可謂不深。雖未遽儕於道義之列。要不失為文字。去
君家。善標所謂勢利之羞。則遠矣。安可無言。且曾以
文壽君。大行於當年。君不以為鄙。今花甲周矣。君既

健甚而余亦幸存更不容無一詞天道三十年一
大變十年一小變夫非聖賢不易之定論乎自今論
之不盡然也證以聞見即謂十年大變一年一小
變尚未足以異月遷朝更久改萬象之亂紛也於
何驗之人心凡俗驗之學術政治不必及遠即
五年前之於十年三年前之於五年能出一轍歸一
途而無歧錯擅蛻日趨分裂墮壞乎然則吾言不為
過矣天道何以如此豈今之天異於古之天乎曰非

天也人蓋天人不相應至今而極兩間之內蛇豕徧
地鳥猿塞衢久矣夫人而非人能不見棄於天既
棄之則姑聽人所為而徐觀其後變不變即一千二
百變天亦不問人定勝天殆為今日言敬於此有人
焉當亂紛萬變之時能不變而變之而不變之亦不
離其宗人拙之而自甘人藐之而自貴褒譏毀譽一
不為動如是者雖迂於人能不合於天乎求之於今
如吾次饒者其庶幾焉所以壽君不外此說君產偏

隅而嗜學好文根於天稟所師如瑞安孫仲容部即
仁知吳祁甫廣文皆一時名宿薪燈夜鉢百年來若
存若亡之乾嘉學派猶延一綫於海角荒陬南宗永
嘉學派之失傳藉以解朝此足以壽君者一君擅著
述才所撰錄多尚待寫定而最有功於鄉里者為新
修邑志一事舊志本陋中斷有年文獻就湮音戩匪
易又值國體改革眾論淆訛余雖與君共事其間然
數月即去而君獨綜其任百餘載之缺典完於數年

十卷之鉅編成於一手或因或剏適如其分幾
合山經水注陳留凡俗梓潼士女襄陽耆舊荆楚歲
時益部方物臨海水土桂海虞衡武林市肆諸家之
長為一書各傳之文尤具史法而世以尋常志乘概
元誤矣此足以壽君者三講舊學者往之齟齬新學
君則不然七畧九流及乎四裔船來譯本並蓄兼收
驢脣之書蠅行之字象胥可問時手一編先後掌溫
州中校者三興替之交中西並重自撰文字一字先

民矩矱。設淫邪。遁之說。不犯毫端。不但新名詞。白話體。在所必擯。此足以壽君者。三君儒家也。旁通釋典。三歲之蹟。一乘之精。肆其力焉。然轉法華。不為法華。轉入而能出。以我御人。特顏氏之心。齋懺樂天。口業。視終日。拘牟尼珠。拜旃檀像。恃六字訣。求以造十萬億外之極樂國土。不供一唾布衣蔬食。衾影自嚴。若行頭陀。不是過也。此足以壽君者。四鄉居士。不可為吳質。不可為周處。然亦豈可為劉勝之。寒蟬薰

德善良人。敦禮讓上也。次則非公不至。偃室與排難。解紛而不為商賈之滄臺。魯連亦矯之。而不易及君。存心利濟。而從不輕於舉事。發言間有主張。羣情翕服。父老婦稚。無智愚咸呼曰。次饒先生。無異詞。此足以壽君者。五夫士有百行。才備九能。品列四科。尊稱三達。豈非吾人所自矢者乎。然自生民以來。克完其分者。有幾。果能不狂則狃。而不流為鄉愿。鄙夫即下至一節。殊儒一林。一藝。有以自見。即亦無愧古人。苟

論相繩責賢者備皆小人不樂成君子之美者嘗與
君上下古今論人固同自處亦無大異壽君以此非
天下之公言也乎有謂君抱道在躬家居不仕凡高
一世亦頌言所應臚固也余豈見不及此然此不足
以重君也吾人豈不願仕又惡不由其道居今日若
非諧價園中拜塵車下安所得寸銅尺組就令屈曲
隨俗一龍一蛇不嫌名之微位之卑其奈塵皆空拜
價更難諧亦徒召柳榆已耳稍知自好者不出此而

謂君肯出此也乎以此重君直輕君耳非余所敢出
也竊謂君之所以足壽而無歎者不外乎順時處變
而不變既不覺其棄於人而獨信其取於天
若尚有陰陽下民之權則洪範五福必於君乎徵驗
繼自今而七十而八十而期頤世變不可知果能始
終不變侯齊魯之所至以昭天道之循環則天
之所以壽君者必更加厚而余之所以祝君者亦必
加詳豈能限於此文姑以此文為噶矢為左券君其

沈問岐幽大隄即目最惜襪塵招搖過市車雷斷聲
吾交其師耳熟所稱旋以文字得識乃兄絕昭之妹
才亞左芬不櫛進士關圖示云不讓於古今罕比倫
雖未一見心儀若人永嘉大邑才秀所臻近三百載
風氣鬱湮詩禮土色直火息傳薪惟士与如散朴澆
醇相鼠茅鴟篇什迭慶否泰剝復運會幸新女備士
行以惘傲矜奈何不幸天奪遂巡蓋華遽謝廿有二
齡疾由崇哇點紅猩可染斑竹如淚靈芸嘔心為害

害在攻勤握卷丙夜膏竭帷燈長年如是未如自珍
搗藥無免貯臺有螢暫暖又劇羸弱安勝市乞壺公
庸醫是憑朝露易晞罡風上昇金丹莫煉玉樹倏傾
臨歿元項具證果因合掌誦佛阿彌相迎來去之理
亦既分明娑婆此世若劫戰爭萬惡穢墟奚戀久生
不歸淨土即入化城縱居其次神霄三清修來之福
含笑而行我有一語為女士陳帝釋天魔日夕構兵
通明古殿如銅山崩白蓮臺內庶可栖身掌珠之慟

州

權誤確

曷	解	於	親	粧	臺	因	榻	纏	縻	淚	盈	更	有	賜	餽	迨	吉	館	喫
鎖	對	魚	鰓	枕	噴	鴛	盟	鸞	孤	掩	鏡	雀	去	除	屏	無	可	奈	何
問	天	不	應	傷	心	恨	事	不	獨	鍾	情	魂	不	看	返	喘	不	絲	繫
啓	眸	猶	炯	撫	體	已	冰	相	棺	三	寸	導	以	片	旌	殯	官	蕭	寺
待	築	幽	瑩	白	楊	悲	風	怪	鴉	野	鳴	兜	率	陀	天	日	會	章	真
那	知	下	界	擾	營	營	幸	毋	再	譎	祝	織	女	星					

青	年	進	德	會	演	說	辭												
鄙	人	讀	書	不	多	本	無	學	問	奔	走	衣	食	精	力	就	衰	寸	無
所	長	曷	敢	任	此	惟	遊	宦	日	久	屢	接	名	流	濡	染	於	師	友
之	雅	言	者	尚	未	盡	忘	誦	其	所	聞	與	諸	君	商	確	則	所	
深	願	以	云	主	講														
謝	不	敏	焉	譬	如	遠	行	生	路	以	得	有	嚮	導	者	為	便	良	多
諸	君	青	年	如	天	馬	神	駒	一	日	千	里	而	鄙	人	則	老	病	廢
棄	之	駑	駘	也	然	以	其	識	途	資	為	先	導	或	不	至	誤	入	歧

趨否則北轍南轅行愈速而愈誤矣
學問之事必求適用必求有益適用有益今日東西
洋之科學尙矣不待言矣顧科學之外有吾國相傳
之理學在為今日對症治病之良藥不容不一研究
及之敢下一斷語曰科學者造就人才之學也理學
者完成人格之學也有人格而無人才固不足以應
世有人才而無人格將禍世而有餘如近日之營營
逐逐於社會國家者皆是也人才能益國家與社會

人格能益風俗與人心人心正俗風淳而謂社會國
家不能治安無是理也惟是光陰至貴腦力無多以
十分工夫計之科學用其七理學用其三如此庶兼
收並得而不覺其難理學者南宋以後之名詞也本
有朱陸兩派朱派偏重道問學陸派偏重尊德性斷
斷至今一不厭煩難一只求簡易王陽明則陸派嫡
系而有實用之明效最適今日之宜貴會宗旨在王
此鄙人所絕對贊成者也王氏主致良知又主知行

合一、不啻以至寶示人。良知說本孟子，致知說本大學。非王所創也。合大學孟子為一，則創自陽明。其說精矣。雖攻之者未始無人，而不敵尊之者之衆，茲不具論。良知具於吾心，猶鏡也。本體光明，一蒙有所則明蔽矣。蔽之輕者，如塵埃焉，拂拭即去。蔽之重者，積垢堅固，必加刮磨。拂拭刮磨，皆須工夫。即致之謂也。亦即行之謂也。良知為本體，致行為工夫。體用不容缺也。挈其大綱，不過爾爾。考其細目，悉具本書。何以

必致良知為欲辨是非，別善惡。判君子小人之兩途也。能辨是非，始能做人。始能任事。故莫亟亟於此。然是非二字，無定論。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有以我以為是，人以為非。我以為非，人以為是。莊子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至糾紛而難判斷也。喻如共和國體有總統制，有內閣制。各以乖合為是非。必云誰是誰非。此不通之論也。又如議院規章，有一院制，有兩院制，亦以乖合為是非。

必云孰是孰非此不通之論也凡事類然必審於時
勢之乖合得失而是非始準不能憑一己之見解與
一國一方一時一事之情形而遽下定評也如此則
非磨鍊於事不可若未經事而欲為任事本領之預
備則非讀書不可今欲於書中求有用之學如陽明
之所為則不能不讀之所亦不外十餘種而已諸君
倘不以鄙言為陋則拘誠為諸君告事半功倍庶不
虛棄工夫

何以舍朱程而趨陸王譬如温州到北京其從處州
金華杭州江蘇山東驛路而行無一程不親歷至快
亦四五十日而後到程朱是也從輪船火車而北至
遲不過一星期便到雖未能處處周覽而目的地立
達矣陸王是也總之求到北京而已豈問出於何途
何去何從不待再計而決求速成而急當務不得
不舍朱而取王貴會之宗旨既然鄙人所樂為引申
贊助也

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
支離之病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
山曰本心之說疑其為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
於良知指點更為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
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
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也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元
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

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
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為誠
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二先生所最喫緊
處皆不越誠意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至於聖人
之道一也
先生急於明道往將向上一綫輕於指點督後學
躐等之弊有之
鄒東廓以獨知為良知以戒慎謹獨為致良知之功

此是師門本旨。王龍溪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着在何處。高忠憲云：姚江指點出良知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有个作聖之路，致良知一語，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

也。若空；窮理只在知上討个分曉，則仍是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矣。何必自為一說耶。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為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為善去惡之格。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為善去惡之格。物層；自內而之外，皆是粗機。則良知已落後着。非不慮之本然。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

新靈林製

性無善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所謂知善知惡，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無非而不容己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為惡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也。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教人在致知上着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下之光。愈求而愈遠矣。此段誤求良知。

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為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於事物，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幼行欺為工夫，良知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故。心即行，為心之知，即

賢尚能考見大略者幸賴此編之存宋時明以來如揚維德之遁甲符應經程道生之遁甲演義藏書家珍之其實與市肆所有之池本理奇門五總龜等無甚瑕瑜要不出陰經窠臼他若宋人之武經總要明人之武編登壇必究武備志等書皆以兵家而兼方技間及禽畜備格而已不為專門各家通書所登勦襲漏謬等諸自鄙此外術士所纂坊匠所鑄好事之所傳鈔欺人自欺流為怪誕求遁甲學者玉函金匱

既不獲窺則舍世間所有太白陰經而外別無善本今就足刻裁篇別出校勘訛脫輔以宋初人所撰之煙波釣叟歌雅記故事旁通不廢入室啟扃必資館鑰登蹠魚兔存乎其人周秦至唐三千年間九流百氏之書之涉及斯術者片言刺墨或隱或顯刺取盈卷用備參証命曰遁甲古義為斯學衍一綫之微且俾讀者溯源古初知其根極理要為吾儒研究天人

之所有事不同星翁卜祝者流不亦快歟其切用處

要不外占候尅擇二事○行兵泥此○誤人家國○未奏趙
 彥孤虛之績○將貽郭京六甲六丁之羞○至後來所最
 聚訟者○一為九星八門○或主順轉○或主飛加○或兼順
 轉與飛加順轉者○九星以逢衝輔英芮柱心為序○八
 門以休生傷杜景死為序○行八卦而不徧九宮○天禽
 一星寄居西南坤方○遇天禽直符○則直使借用死門
 主飛加者○九星以逢萬衝輔禽心柱任英為序○八門
 以休死傷杜開驚生景為序○揆行九宮○遇天禽直符

有仍借坤宮死門為直使者○有兼借艮宮生門者○有
 分借八門八宮者○遇直使泊五宮○有入中者○有不入
 中者○不入中者○有寄坤宮○有兼寄坤艮○有分寄八宮○
 有超巽超乾入中宮者○八方七門○必缺其一○兼主順
 轉飛加者○或九星行九宮○八門泊八卦○或九星分陰
 陽陽局陽星直符○用順星順宮○以逢芮任英行一至
 九陰局陽星○用順星逆宮○以逢芮任英行一至一陽
 局陰星直符○用逆星順宮○以英任芮逢行一至九陰

局陰星用逆星逆宮以英任萬逢行九至一八門以
 休死生景為序不論門之陰陽遇陽局順一至九陰
 局逆九至一禽將則陽局借開陰局借杜有謂天禽
 直將則八門不動如伏吟局其異同如此一為歸氣
 或主正起閏接三遞嬗六甲相衝或主拆局補局一
 為三奇或主順儀逆奇逆奇順奇分布丁丙乙乙丙
 丁或不論順逆緊用乙丙丁一為八神九神十神主
 八神者用乙騰陰六白元地天順轉主九神者用乙

騰陰六勾白元地天飛加或又兼用朱雀是十神也
 其異同文如此其他吉凶各格之異同更難枚舉人
 具一咳就是就非雖有專門名家亦無從折衷至當
 其術或驗或不驗蓋由乎此至求厥初祖亦言人人
 殊近代儒帛經師汪雙池江慎修徐伍山沿用成法
 不詳所始錢竹汀紀文達孫伯淵號工攷證而所攷
 亦未盡合紀則以太一下行九宮本於乾鑿度大戴
 明堂存其制孫謂九宮見於素問皆不屑一語及宗

人之洛書錢所舉史記今昔壬子宿在牽牛一盤又
誤壬為奇惟俞理初氏謂此術出自上古證之以緯
則黃帝風后元女諸說皆非無據參以蒙之所集則
此學斷斷起自秦以上無疑稽之於經則曲禮中前
朱雀而後元武一段不特顯然呈一禽道法家并陰
陽二道順逆二局亦極了然古義燦陳疑團可釋矣
偽古文尚書危微精一四言十六字人知為唐虞古
帝禪授之心法孰知為奇門之祖蓋精者十精也一

者一門也中者五宮也奇門中所最奧蹟微妙莫過
於此三者語見荀子本曰道經古道家無不與兵家
相通為括出之世有解人定必相視而笑不復河漢
吾言矣釣叟歌一名三歌池氏謂出宋趙普無徵不
信俞氏所攷證據塙鑿今亦附尾以誌學人光緒戊
戌仲秋觀潮日鷓盟子自序於楓天棗地室